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437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鄭氏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灌獻也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鞗繁鴈纓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琥璜爵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大夫特士旅之謂君揖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以少爲貴亦是稱之義也爲實用介天

子以天下爲家旣不爲賓客故無介也其實餘事亦有介副故曾人共介曾是天子臨鬼神使介執曾也祭天特牲者特一也天神尊貴質故祭止一特也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故天子巡守過諸侯境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諸侯相朝謂五等諸侯自相朝也天子祭天諸侯膳天子皆無鬱鬯諸侯自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穀味也何以知朝享畢而灌案司儀職云凡諸公相爲賓將幣畢云賓亦如之鄭云賓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賓又引此經謂此朝禮畢賓也案大行人云上公三禮再祼而酢則諸侯朝天子天子灌亦用鬱鬯此特云諸侯相朝者據以少爲貴諸侯於天子無鬱鬯諸侯相朝則設鬱鬯而無穀也大夫聘禮以脯醢者大夫出使行聘禮畢王國

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是味稍多也天子一食者食猶飧也尊者以德爲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飧輒告飽待勸之乃更飧諸侯再食而告飽須勸乃又食士告轉疏故少牢特牲皆三飯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庶人也以其無德不仕無祿代耕力作以得食故云食力以飽爲度不須告勸故飧無數若對文言之則庶人食力故晉語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也大路繁纓一就者殷猶質以木爲車乘以祭天謂之大路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厲五色一市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市則一成車旣樸素馬亦少飾止一就也次路殷之第三路也供畢用故就多也然郊特牲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亟就而此云次路七就故鄭註郊特牲以此云七就爲誤圭璋特者圭璋玉之貴也特謂不用他物媲之也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執

璋表德特達不加物也聘禮曰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是也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以相見及朝天子亦無束帛此鄭註圭璋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案聘禮行享之時則璧以帛案以錦是加束帛又小行人云以玉合六幣圭以馬註云二王之後饗天子璋以皮註云二王之後享后皮馬不上堂唯圭璋特升堂亦是圭璋特義也琥璜爵者是玉劣於圭璋者也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行禮至酬酒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云琥璜爵也琥璜既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通也又案聘禮禮賓之幣束帛乘馬又致食以侑幣則諸侯於聘賓唯用束帛乘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也思神單席神道異人不假多重故單席也諸侯視朝謂日出視諸臣之朝也特猶獨也旅衆也大夫則君人人揖之士則不問多少共一揖之也凡此尊者少而卑者多故曰以少爲貴也

長樂陳氏曰諸侯膳天子以犢以天子祭天之禮事其天子也諸侯相朝灌用鬱鬯以人敬神之禮敬諸侯也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者謂其用鬱鬯之時而無籩豆也君子食德小人食力食德則謀道故食以薄食力則謀食故食以厚此天子至士所以有一食再食三食之數而食力者則無數也夫不待酬爵而特達於天子者圭璋也必待酬爵而不可以特達者琥璜也圭璋禮東南之玉而主乎陽琥璜禮西北之玉而主乎陰主乎陰則必竝爵而後通故易之陽卦畫奇陰卦畫耦以其陽故可以特而不必有附陰必資於所附而不可以特也聘義曰圭璋特達德也豈非所謂陽德歟周官之法祀先

王之席如朝覲饗射之數而天神之祭則稟鞂而已此言鬼神之祭單席者非周制也諸侯視朝大夫特揖士旅之者蓋大夫之德尊而士之德卑德尊者寡故特揖德卑者衆故旅揖而已諸侯之視朝如此至於天子則不然周官之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　又禮書曰禮有以多爲貴故特牲士祭尸九飯少牢大夫祭尸十一飯有以少爲貴故特牲士祭尸九飯少牢大夫祭尸蓋一食即一飯也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飯以九與十一而又加者也正飯治其隆故貴多加飯嫌於瀆故貴少此飯禮所以不同也

嚴陵方氏曰祭天特牲經所謂郊特牲是矣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特並見郊特牲解凡此皆貴誠之義也鄭氏見郊特牲凡賓客贊祼之祼王氏謂若今禮飯賓

客祭酒是也亦見明堂位解夫以位言之則諸侯尊於大夫以禮言之則朝重於聘朝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者蓋以飲爲主不饗味而貴氣臭故也繁纓蓋路馬之飾一就言五色一匹蓋色至於五然後備故也色謂之就猶樂謂之成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者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爲大就之多者爲次也至於周則以多者爲貴焉故玉路則十有再就然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則言次路七就何也蓋彼所謂五就者指繼先路之次路也此所謂七就者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於革路象路通謂之次路亦若是而已且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由一以至三由三以至五由五以至七固其理也以周路之有五則殷路固不止於三矣兩篇所言亦互相備爾考之於書周所謂大

路者非此所謂大路也周以玉路爲大此則木路爲大爾
周所謂先路次路者非此所謂先路次路也周以行之前
後爲先與次則此以等之上下爲先與次爾席所以行禮
自天子而降其重數或以五或以三或以再至於禮鬼神
則一重而已故曰鬼神之祭單席
延平周氏曰饗至於酬爵則禮成矣圭璋春夏迎氣之玉
有生物之意琥璜秋冬迎氣之玉有成物之意有生物之
意故不待禮成而特達於天子有成物之意故必待禮成
然後附爵而通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聘義曰圭璋特達
德也
許氏曰禮貴乎多者蓋非多則不足爲禮之稱也然物欲
有盡而人情亡藝使天下而皆饗足其好多之心則雖窮
天下之物適以亂天下之禮而已是以聖人之制有推而

進焉以不奪其情亦有抑而反焉以深求其本情見而分
其本隆而德尊故天下之人委蛇曲折於文爲之中而不
忘其初登降酬酢於器數之內而不失其義順理其末而
亦逆存其始聖人之禮於是乎情文兼該內外合一渾渾
乎其明於人心矣是故天子無介祭天用特天子之膳諸
侯非不能備多品也而用止一犢諸侯相朝主國非不能
備籩豆也而灌止用鬯繁纓美於多就而大路一就也琥
璜用於爵幣而圭璋則特也不特禮之多少爲然推之於
小大高下文質之間亦莫不然故宮室器皿尊者極其大
而宗廟之尊彝爵之貴於散也觶之崇於角也瓦甒之尊
於壺缶也無非不廢其大而隆其小也堂廷門臺尊者極
其高而不忘其下也龍袞玉藻文采之隆於天子極矣而

祭天之用圭不琢美不和大路質素而越席之用犧尊布
冪而禪杓之貴豈以文采之用而盡廢其質哉多少不同
其用而各惟其宜文質不一其施而悉惟其稱或大或小
或高或下狹不可豐廣不可殺情文並施條理不紊而禮
之本末始得以並著於天下後世言禮者不知聖人順情
中理之實以爲是區區者皆所以强世豈知聖人制禮之
初未嘗取成於吾心而一惟其理耶

山陰陸氏曰灌以爲禮而已未有籩豆之薦故周官籩人
掌四籩自朝事而下繁纓如字繁纓言其文之繁也巾車
曰玉路樊纓十有再就謂之繁纓以此見之玉一名繁露
與此同義士喪禮曰馬纓三就則所謂就者其纓而已鄭
氏讀繁如鞶帶之鞶非是圭璋陽玉也德也琥璜陰玉也
事也禮諸侯聘天子以圭聘后以璋享天子以璧享后以
琮所謂繁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然則琥璜爵天子
與后以此享諸侯與天子酬以琥后酬以璜此其殺也小
行人職云琥以繡璜以黼諸侯之好故蓋如此　又新說

曰天地之祭各兩牲有降之者有祀之者燔柴於泰壇瘞
埋於泰折實牲體焉所以祀之在正祭之時也故牛人曰凡祭祀共
羞牲體焉所以祀之在始祭之時也歸地而祭
其享牛求牛享牛祀神之牛也求牛降神之牛也降神之
牛於天則騂犢於地則黝牲各從其類也祀神之牛於天
用蒼於地用黃各象其功也此經特牲蓋言享牛而已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
以大爲貴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自上公至子男
或以九或以五各有差此宮室以大爲貴也天子之路謂

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房謂之大房此器皿以大爲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畢者止於一重椁則周於棺此椁椁以大爲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此丘封以大爲貴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度量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也既曰器又曰皿者若車旗之屬可謂之器而不可謂之皿若籩豆之屬正謂之皿亦可謂之器此大小之辨也既曰丘又曰封者自積土言之則曰丘自度土言之則曰封曰丘則必高矣曰封則不必高也故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此亦大小之辨也

講義曰喪祭之禮必視其位之尊卑位尊而禮隆此人子之心也宮室謂宗廟也器皿棺椁丘封所以送終也且四者必以大爲貴蓋所以備物而盡禮者如此而後可以爲孝也

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鄭氏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也易曰尊酒簋貳用缶

孔氏曰案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案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案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也凡王饗臣及其自

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此以小爲貴近者小遠者大缶在門外則大於壺矣案禮圖瓦大受五升則瓦甒與瓦大同凡饗有酒其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壺在門內君尊謂子男尊也不云內外則陳之於堂人君面尊專惠也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不重味故以小爲貴稱

嚴陵方氏曰獻謂獻之於尸也舉而飲也貴賤以位言尊卑以體言獻爵者王人獻散者佐食王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觶者皇尸舉角者王人皇尸之與王人特有尊卑之別爾故以體言之於瓦甒言君尊則知壺缶爲飲諸臣之尊於甒言瓦則知壺缶皆瓦矣爾雅言盎謂之缶雖不言其所容以筭法推之掬四謂之豆積之至於缶二謂之鍾則缶蓋四石之名也缶之

名雖同缶之用不一有用之以盛酒者若坎所謂用缶是也有用之以汲水者若瓶所謂缶是也有用之以節樂者若離所謂鼓缶是也

山陰陸氏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凡妥尸天子舉觶大夫舉角則卿舉觶大夫舉角歟若特牲饋食酳尸以角旅酬更以觶與此不同者蓋卑者以大爲貴然則此經所言蓋天子諸侯之儀也周官子男饗禮五獻則所謂五獻之尊王饗禮與言子男以見公侯舉祭在前舉饗在後亦言之序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豈所謂門內壺者邪公尊瓦本在尊南南上豈所謂尊瓦無者邪士旅食于門而兩圜壺豈所謂門外缶者邪圜壺雖非缶其陳設之序則然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孔氏曰天子堂九尺此周法也案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
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
嚴陵方氏曰陽數窮於九天子則體陽道之極故也故堂
階之高其尺以九爲節以至國則九圍城則九雉涂則九
軌門則九重堂則九階屋則九筵寢則九室服則九章皆
爲是也然典命上公亦以九爲節者非僭也示與王同德
而已自是而下降殺以兩故或以七或以五或以三焉前
言家不臺門而有國者得用之矣故天子諸侯臺門凡此
皆以高爲貴故也
延平周氏曰天子之堂九尺非周制也周之上公以九爲
節則天子當以十二爲節也天子諸侯皆臺門而天子門

以五諸侯門以三乃其別也
講義曰易曰上棟下宇蓋取諸大壯則居室固取乎斗麗
又況王者之堂乎故自九尺以至三尺各有等差
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
夫士掾禁此以下爲貴也
鄭氏曰廢猶去也掾斯禁也謂之掾者無足有似於掾或
因名云爾大夫用斯禁士用掾禁禁如今方案階長局足
高三寸
孔氏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者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
柴於泰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廢禁
者廢去其禁司尊彝謂之尊用舟以承之其犧象等六
尊皆無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掾
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

爲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若華爲飾刻其足爲褰帷之形也棜是舉名故既夕禮云設棜于東堂下註云棜今之舉也又註特牲云棜之制如今大木舉矣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舉之棜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爲棜耳故少牢司宮尊兩甒于房户之間同棜是周公時已名斯禁爲棜也案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則斯禁也案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玉藻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鄭註云名之禁者因爲酒戒也案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特牲亦是士禮而云棜禁在東序者鄭註云祭尚厭飫故得與大夫同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小宗伯之職言兆五帝四望四類又言兆山川丘陵墳衍而不言兆昊天蓋有兆域則有壇無兆域則不壇不壇於外所以示其至敬於内也棜雖差異於禁而鄉飲酒禮亦謂之斯禁蓋天子諸侯之尊有罍有舟謂雷動以時則有鼓扬之利否則有害物之災舟善操之則有載濟之利否則有覆溺之患所以爲戒也大夫士之尊命之禁所以禁之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之此天下所以無彝酒之過矣

嚴陵方氏曰祭天之禮謂之至敬下言至敬無文是也壇特人爲高非體之自然也故埽除其地以致其潔也郊特牲所謂埽地而祭於其質也是矣禁所以承酒尊且棜也禁也皆所以爲酒戒曰棜則欲其不流曰禁則欲其不犯別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棜亦禁也猶之旗常通謂之九旗也且有足者爲禁有足則高無足則下

此主以下爲貴於大夫用梲至廢禁則又下矣故天子諸侯之尊如此

山陰陸氏曰說文云豐豆之豐滿者從手蓋手用豆之時也故禮自諸侯以上皆爲豐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由是觀之雖謂之豐禁在其中矣故豐亦或謂之廢禁是也廢讀如廢敗之廢爵之廢無足曰廢廢豐似豆而卑宜非有足者且謂之廢禁固亦以去爲義廢敗言喪無所事爵也廢禁天子諸侯之尊無所事禁也然亦不可不戒所謂戒者皆有舟皆有疆畔是也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上三

鄭氏曰此祭冕服也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

孔氏曰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袞諸侯以下文稍少也然周禮上公亦袞侯伯鷩子男毳孤卿希大夫玄士爵弁玄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禮也但夏殷衣有日月星辰山龍今云龍袞者舉多文爲首耳日月之文不及龍也朱綠藻十有二旒亦是夏殷也周藻五采也十二謂旒數也諸侯九以下亦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　熊氏曰朱綠以下是夏殷禮其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等皆周法無嫌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也孤希冕而下其中有黻特舉黼黻而言耳故詩采菽云玄袞及黼是特言黼也詩終南美秦襄公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

長樂陳氏曰此經主以文爲貴故於天子不言大裘曰龍

衮而已諸侯之服雖曰自衮冕而下然其德則貴乎能斷故言黼抑亦舉其下者而言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有章有黻而已故言黻以其德貴乎能辨也諸侯有君道以治邦國以蕃王室其於政治之義必貴乎能斷大夫有臣道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於去就之義不可以無辨也士之服止於玄衣纁裳則質而已衣正色則天子至於士皆玄衣也裳間色自天子至士皆纁裳也玄以象道之在上纁以象事之在下此貴賤之所通也所異者特繡繢之功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而已　又禮書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其制與弁師不同異代之禮也蓋藻潔而文衆采如之故曰藻水流趨下旒冕之垂者如之故曰旒藻或作繅以絲爲之或作璪以玉貫之也繅旒或謂之繁露以其象然也漢制天子繅前長後短諸臣繅旒有前無後非古也

延平周氏曰虞舜帝也帝則體天者也故日月星辰繢於衣而龍則次於日月星辰周則王也王則法天者也故日月星辰繢於大常而衣止於九章自龍而下至於藻蓋是其日月星辰未能體之特觀法之而已其所以能體者變化也故天子九章以龍衮爲主者體其能變化也諸侯七章以黼爲主者諸侯有君道有臣道則未能變化而所可體者斷而已大夫四章以黻爲主者大夫成德之爵道合則仕不合則去故所體者辨也蓋東南爲黻而東南乃陰陽分辨之地故黻有辨意士一章而以玄衣纁裳爲主者六入爲玄三入爲纁玄則天道在北方之色纁黃朱也黃則地道在西方之色朱則天道在南方之色天道在北方寂然無爲藏諸用也藏諸用者自行而上者也天道在西

方萬物之所致役天道在南方而與萬物相見者皆顯諸仁也顯諸仁者自形而下者也自形而上者爲陽故在上之衣玄而作績績亦陽事也自形而下者爲陰故在下之裳纁而用繡繡亦陰事也自天子至於士其衣裳皆用玄纁者以士之賤爲無嫌故以玄衣纁裳爲主也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者弁師謂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而此言朱綠藻蓋冕之有玄所以象道之體有朱綠所以象道之用而旒止於十二者則天數也諸侯九者殺天子以兩也上大夫七下大夫五者王朝之臣既出封則遠於王而有所伸故命數用陽而旒之數公卿大夫未封則以其近於王而有所屈故命數用陰唯士之賤無嫌於抗王故用奇命數用陰而旒數當以八與六而已果上大夫

止於七而下大夫止於五乎

嚴陵方氏曰凡服其章雖異至於玄衣纁裳則通上下如之然此止以言士者士之服無章以玄纁爲主故也自大夫而上皆冕服也士則皮弁服而已藻必五采特曰朱綠則舉其華者以該之也亦與雜帶君朱綠同義凡此豈非以文爲貴乎然自以少爲貴而下皆不言禮至此復冠之於首者蓋禮以文爲主

山陰陸氏曰黼黻冕服也玄衣纁裳亦冕服也天子舉龍衮其次舉黼又其次舉黻又其次舉玄衣纁裳蓋言之法以辭而已矣是諸侯無藻火大夫無黼士無黻龍神而不可知天子之德也黼尚威斷諸侯之事黻有可否大夫而後進焉若天子上士服玄冕德猶愧於此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

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犧字或作幕禪杓此以素爲貴也

鄭氏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誤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鼏禪木白理也

孔氏曰至極祭天服用大表是無文也父黨謂父之族黨以質素事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也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尚質故無琢桓蒲之文鄭註杼上終葵首者杼殺也頭方而殺其上也終葵首椎名也於杼上之頭又爲方椎也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既重古但盛肉汁謂之大羹大路殷祭天車也越席蒲席也祭天質素故素車蒲席也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爲犧牛之形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娑尊也祭天用陶匏蓋以瓦爲尊畫犧羽於上或可用犧形爲尊是夏殷禮也疏布鼏鼏者疏密麤也鼏覆也謂郊天時以麤麤布爲巾以覆尊也故冪人云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註云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爲杓而鄭註周禮亦云祭天爵不用玉也

長樂陳氏曰至敬無文篤於誠也父黨無容篤於愛也天子大圭則擩之不琢而杼上所以象乎天之藏物而無爲也鎮圭則執之故必琢也象其有爲以示其仁之顯象其無爲以示其用之藏仁之顯則小而用之藏則大故不琢所以爲大圭也以不琢而謂之大圭則羹不和謂之大羹路不飾謂之大路以其道之所寓而非功之所致也以蒲爲席謂之越席畫牛於尊謂之犧尊牛取其能耕犧言其共祭言犧而不言牛以共祭爲主也八尊所以祭天地故尚質六彝所以祭宗廟故尚文則疏布之所鼏唯尊而已

嚴陵方氏曰大圭之用即其體而無琢刻之功所以爲大若鎮圭之類則小矣大羹之湆遺其味而無調和之齊所以爲大若鉶羹之類則小矣大路之制因其質而唯朴素之尚所以爲大若金路之類則小矣禮之不同者固多而大槩不過於多少大小高下素文

犧不尊於郊也所謂越席蓋亦以此凡木不飾爲樽樽椁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鄭氏曰省察也不同言異也

孔氏曰此引孔子語證上諸事也

馬氏曰自禮以多爲貴而至於禮以素爲貴皆禮之寓於形名度數之間其用不同者有如此也其用雖不同要之歸於稱則一也故豐之而不以爲有餘殺之而不以爲不足唯其稱而已此爲禮不可不察也

山陰陸氏曰禮有以多爲貴亦或貴少有以大爲貴亦或貴小有以高爲貴亦或貴下有以文爲貴亦或貴素如此不可不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禮有以多以大以高以文以少以小以下以素不同然於多於大於高於文不殺於少於小於下於素不豐取稱而已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鄭氏曰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詡猶普也徧也發猶

見也樂多其外見也内心用心於内其德在内致致密也
物無可稱其德者萬物皆天所生孰可奉薦以稱也
孔氏曰此一節記者廣明稱禮之事及貴多貴少之意外
心謂起自朝廷廣及九州四海王者宜發揚其德普徧萬
物既有德發於外豈得不貴多乎君子則天子也樂得其
禮發見於外也德天地之德也產生也天地之德生於萬
物精微無遺視天下萬物皆天地所生若持彼所生以報
於彼無物可稱是其外迹豈得不貴少乎
嚴陵方氏曰心一而已以示禮於外故有外心焉以體禮
於内故有内心焉用心於外故以多爲貴用心於内故以
少爲貴德之發揚則其和足以詶萬物矣詶言能酬張也
德雖不言而酬張萬物如之一酬一張相濟而和則大得
其禮而功之所施者博矣以多爲貴乃其稱與故君子樂

其發也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下之物皆德之所生
也故曰德產物生之迹雖粗而其道則致精物生之迹雖
顯而其道則致微故曰德產之致也精微德之所致如此
觀天下之物固無可以稱其德者矣以少爲貴乃其稱與
故君子愼其獨也
延平周氏曰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用其心也外用其
心者出而應物者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内用其心也
内用其心者入而藏於密者也道者生乎德者也德者入
乎道者也故德生之極則道也道固精而不粗微而不顯
舉天下之物孰有稱其德者内心者聖人之所從事故言
尊外心者聖人之所不得已故言樂
馬氏曰君子之爲禮無必於多而有以多爲貴者以其心
之顯於外也無必於少而有以少爲貴者以其心之蘊於

內也其曰德發揚以下言聖人之德釋其禮以多爲貴之義也其曰德產之致以下言天地之德釋其禮以少爲貴之義也聖人之德得之於中而發揚於外足以普被萬物盛德大業至於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言貴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中矣生生之德精微不可名狀凡天下之物皆粗而無足以爲對也聖人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特修誠以事之而已則得不以少爲貴乎言貴少則曰小曰下曰素在其中矣樂其發樂其德之發於外也慎其獨者身致其誠而已

山陰陸氏曰理大則所該之物廣發若法度彰禮樂著君子所樂在焉天地之大德曰生所謂德產如此而極其致非形器所能喻也慎其獨慎所以感之者

盧陵胡氏曰外心漢康衡云廣心浩大詡大也少儀云會同主詡在下君子樂君德之發見內心若道心惟微也

范陽張氏曰內心則寂然不動之時也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易所謂敬以直內也孟子所謂盡其心知其性也外心則感而遂通之時發而中節之時也易所謂義以方外也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也自內心而進於此則爲堯舜禹湯文武之功業爲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大倫爲天地日月之照明兼天人通本末合內外循環往復無有不可譬之於木從元生本從本立根從根立幹從幹發枝從枝復條從條出葉以枝葉觀本元相去遠矣然枝枝葉葉皆元氣也有元氣無枝葉不足以見元氣之功有內心無外心則無以見禮之大用由是推之一葉之黃一枝之瘁皆本根之病也一拜之不酬一言之不中皆內心之不充也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孔氏曰此一節覆說制禮唯稱也天不可外報所以內極敬愼而其理爲尊外心接物廣大故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極心於內故外以少爲貴極理於表故以外多爲美故先王以稱爲禮也

嚴陵方氏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卽上文所言者是也外心不止於多則或高或大或文亦外心耳內心不止於少則或下或小或素亦內心耳稱其內心則以少爲貴故不可多稱其外心則以多爲美故不可寡此先王制禮之道也

馬氏曰心蘊於內聖人則以少爲貴所以尊其內也心顯於外聖人則以多爲貴所以樂其外也天下之物賤在多貴在少故少之爲貴少而至於多則莫不充實故以多之爲美故曰少之爲貴多之爲美

延平黃氏曰天子施禮於諸侯十有二牢以多爲貴也諸侯報禮於天子膳以牲犢以少爲貴也以多爲貴者外心也以少爲貴者內心也故曰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諸侯之於天子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爲貴乎郊特牲曰牲孕弗食祭帝弗用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帝尊貴之也天子之於諸侯爲之牢禮之數而諸侯之待王官也今百官皆具樂美之也蓋謂待王以多則爲褻待百官以少則爲簡故曰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氏曰內外之分不可以偏廢而先王因得以制禮者自天地之禮觀之天固尊矣而郊以特牲豈非內之爲尊故

歟至於社稷之祭而牲以大牢則外心以盡物而已自君臣之禮觀之君固尊矣而膳以牲犢豈非內之爲貴故歟至於國君之享則具十二牢則外心以盡物而已以下享上備物不足以稱德而內心以爲尊以上享下非物不足以盡誠則外心以爲樂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

鄭氏曰君子謂大夫以上

孔氏曰此一節說禮既須稱中則得禮僭則盜竊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匹士士也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牢

長樂陳氏曰有君國子民之位而以大牢爲祭此禮之所當然而非禮所謂過也以匹夫之賤而亦以大牢爲祭此攘竊者之所爲而非所謂禮也士固有祭而不止於薦則祭者士之所得爲然因其所得爲之祭而至於大牢之僭此固非士之所宜以其有所因故言攘而不言盜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謂之君大夫謂之子匹士猶匹夫匹婦也以其有夫婦之偶而已夫祿厚者用禮隆祿薄者用禮殺凡以稱己之有無而後可爲故以是言之

馬氏曰君子者以位之貴者言之匹士者以位之賤者言之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君子也天子諸侯卿大夫位之尊其禮可以致其隆故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此大牢而祭謂之禮也至於匹士大牢而祭故謂之攘攘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

鄭氏曰濫亦盜竊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爲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大

夫士當緇組紘繅邊楯謂之棁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龍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奢而失禮之事管仲齊大夫也簠黍稷器案少牢敦皆南首鄭註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器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故鄭知爲龜形也燕禮有象觚故知飾以象也周禮九嬪云贊玉齍玉府云共玉敦故知天子飾以玉也鄭云紘天子冕之紘諸侯青組紘皆祭義文也案士冠禮緇組紘繅邊天子諸侯用純大夫當用雜與士同紘冕之飾用組爲之以其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餘爲纓也此鏤簋朱紘是天子飾而管仲僭濫爲之山節謂刻柱頭爲斗栱形如山也藻棁者謂畫梁上侏儒柱爲藻文也鄭引楊與楹此釋宮

文引宮室之飾至天子加密石並莊二十四年穀梁傳文彼云大夫斲之士斲本與此異案禮緯云達棱謂斲爲四棱以達兩端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明堂位云山節藻棁天子廟飾此管仲僭爲之也

嚴陵方氏曰是皆天子之禮管仲以陪臣爲之則過於奢矣奢則僭故君子以爲濫濫者溢而無所制之謂也雜記所謂難爲上者以此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鄭氏曰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

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不務新

孔氏曰此一節論儉而不中禮非稱之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大夫祭用少牢士用特豚而平仲今用豚豚又過小

并脽兩肩不揜豆也必言肩者周人貴肩也肩在俎今云豆豙其小假豆言之其實在俎不在豆也

嚴陵方氏曰隘者陋而無所容之謂雜記所謂難爲下者以此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鄭氏曰言二大夫皆非也紀絲縷之數有紀我知禮者也克勝也

孔氏曰戰勝祭受福是所爲得道不多不少隨而稱當也

祇爲二大夫之不稱也連言戰者郊特牲二句相連故合引之也

橫渠張氏曰孔子謂我戰則克聖人有不戰戰豈容至敗

凡興師必各有名師非尊王庇民皆無名也祭必受福福者百順之名孔子所以交神明者必別有道凡祭祀之未告利成利之爲言順利通達內盡志外盡物於祭祀之事順利皆達也舊以利爲養養乃其間一事耳孔子曰我戰則克若止謂仗義者爲勝則子産叔向輩舉兵亦若有不義者然夫戰當一勝一負豈非然乎聖人之戰無敗若周孔相對則何如唯有不戰知彼知己一有不及則戰矣

嚴陵方氏曰紀一定則衆目各有條理故紀散而衆亂此君子之行禮所以不可不愼也祭義曰致物用以立民紀是矣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王氏謂寡可强而使也衆則不可强而使也人可欺而事也神則不可欺而事也順以使衆故戰則克誠以事神故祭則受福能順則得戰之道矣能誠則得祭之道矣夫子之所謹則得其道可知蓋疑詞馬氏曰紀者衆目之總禮者亦百行之總君子之戰非必

於克而克隨之君子之祭非必於受福而福亦隨之蓋在己者有以先之也在己有以先之者禮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孔子之可必者多矣何獨舉此二事祭而受福猶可期之神戰而必勝則軍旅之事子固以自信乎此蓋郊特牲紀春蒐之禮古者四時之田以習戰因取其獲以共祭祀是以言季春出火簡車賦歷卒伍鹽其禽以觀其不犯命求服其志不貪其得而繼之以是焉則當並云戰每習則可以必其勝祭盡禮則可以必其福以理之當然禮器不原其本而復出之故不盡其義然曰禮衆之紀紀散而衆亂又曰蓋得其道矣下即云祭祀不祈及牲薦之事是亦此意禮器郊特牲似出兩人各誦所聞初不相謀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慶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

薦不美多品

鄭氏曰祈求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己耳祭祀不爲求福也慶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葆之言褒也葆大謂器幣也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禮宜告見於先祖耳不善之而祭多品禮之義有以小少爲貴故不貴肥大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祀之事依禮而行不樂華美也凡祭祀本爲感踐霜露設祭以存親非爲祈福報也周禮設六祈之科非禮之常也蚤謂先時也不以霜露未至而先時蚤設爲快也褒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幣通丈八尺豆盛四升不以貴者貪高大爲之也嘉事冠昏也人年二十成人自宜冠三十嗣世自宜昏若無親者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埽地而祭禰並是有爲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牲不及肥大者謂郊牛蘭栗宗廟角握社

稷尺各有所宜不必並及肥大薦不美多品者薦祭品味宜有其定不以多爲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牢也案桓三年齊侯使仲年來聘致夫人告廟也

唐陸氏曰齊人謂快爲麾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祭祀也寧神而已故不祈因時而已故不麾蚤必求其稱故不樂器幣之葅大不忍其代親故不善冠昏之嘉事然祭祀有所謂祈牲有所謂肥大周官大祝掌六祈易萃之時用大牲吉

嚴陵方氏曰以其言得於當時之君子故稱君子曰與左氏言石碏純臣也所稱同義祭祀不祈無私禱也有所祈凡以爲民而已若噫嘻之祈上帝載芟之祈社稷不麾蚤者不先時也周官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祭義言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備非不先時也蓋慮事具物不可以不先時及其行事則貴其時而已故經人言祭則觀其敬而時也夫冠昏所以著代其祭也乃不忘本非善之而祭也左氏言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曲禮言犧牛肥牛則牲非不肥大也爲其禮苟不至徒及肥大則儀不及物故也祭統言苟可薦者莫不咸在郊特牲言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則薦非無多品也爲其誠苟不至而美多品則以美沒禮故也

馬氏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非求福也故不祈者自求多福而已非求於神也風雲霜露之變殊君子履之而悽愴怵惕之心生春禘秋嘗皆因時而追念其親也故曰不麾蚤苟快於蚤非合諸天道也器幣所以將誠苟葅大其器而無其意君子不樂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與此同意冠昏之禮必先祭

於祖廟者非以嘉事爲善也示其有尊祖親禰之意禮有以大爲貴而牲不及肥大禮有以多爲貴而薦不美多品者脩其在中之誠而已蓋君子內則盡志外則盡物在外之物不可得而盡盡其在內之志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祭祀有祈戾焉今曰不祈戾也蔡大讀如保大鳧鷖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樂之今曰不樂保大戾也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今曰不莫蚤戾也禮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今曰不善嘉事戾也禮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今曰牲不及肥大戾也及讀如公及戎盟于唐之及春秋傳曰及猶汲汲也禮凡天地之所生莫不咸在今曰薦不美多品戾也其言如此雖戾然於經猶合者則以有貴於此者也故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鄭氏曰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間爲大夫於時爲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爲宗人之爲也與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火神燔柴似失之

先炊非祭火神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孔氏曰閔公僖公俱是莊公之子閔適而少僖庶而大莊公死而立閔爲君僖時爲臣閔少而死後乃立僖僖死文公立弗綦爲宗伯典禮佞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以閔置僖下是臣在君上爲逆亂昭穆文仲不能諫止故爲不知禮禮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弗

蓁謂是火神燔柴祭之文仲又不能諫止又爲不知禮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畢唯盛食於盆盛酒於瓶畢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故鄭註謂奧當爲爨也祝融并奧及爨三者不同祝融乃古火官之長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三者所以不同也

新安朱氏曰有問竈可祭否荅曰飲食所繫亦可祭又問竈尸荅曰想是以庖人爲之

嚴陵方氏曰奧者西南隅致養之地故祀竈於奧以竈能化飲食以養人故也配以先炊故謂之老婦之祭猶以后稷配天而謂之郊祀后稷也

金華應氏曰奧者西南隅之地而燔柴以焚牲也文仲不知禮之正而不能諫止又爲之祭於奧非其所也

知正其順祀之爲禮徒以昵於所親之爲孝時僖公之死未久既升其祀於上又即其所居之奧而焚牲以爲祭夫子謂此特老婦之祭耳蓋五祀設主而迎祭於奧皆室人親薦而婦人之老者主其事物則盛於盆酒則尊於瓶是其所以爲媚事之能耳而何益於孝乎或曰奧即廟中之奧蓋是既逆祀故加此於二廟以爲媚也

廬陵胡氏曰祭竈先薦於奧有主有尸周時特牲迎尸如宗廟之儀但無燔柴耳鄭以爲爨誤矣

延平周氏曰先炊之有祭猶牧之有先牧而嗇之有先嗇也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一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鄭氏曰禮若人身體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也入室必由戶猶三百三千皆由誠也

孔氏曰自此至殷因一節因上禮之有稱故此以下廣明三代之禮皆由誠信乃合也禮若人身體也髮膚骨肉筋脉備足乃爲成人也體雖備設之不當則不成人設禮不當亦不成禮也禮有大者謂有大及多爲貴也有小者謂

有小及少爲貴也有顯者謂有高及文爲貴也有微者謂有素及下爲貴也大小顯微各隨其體而設禮不得不當也行禮皆須至誠故云一也室猶禮也户猶誠也

嚴陵方氏曰體有上下有左右各有所用不可易也易則無用故曰設之不當猶不備也以多之爲美故大者不可揖以爲小以少之爲貴故小者不可益以爲大以外之爲樂故顯者不可揜以爲微以内之爲尊故微者不可大以爲顯經則簡曲則煩及歸於道之極則一而已中庸又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蓋禮之大經其義則於三百禮之威儀威儀有至於三千其言互相備也

馬氏曰百骸九竅具然後足以爲人大小精粗備然後足以爲禮古之言禮者内之爲本外之爲文多之爲美少之爲貴凡此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小大微顯設之皆當禮之所以備也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者經禮之別經禮則體經以盡其常曲禮則致曲以盡其變經禮至於三百之多曲禮至於三千之多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雖其多至於如此之不同而其趨於誠則一也三百三千者蓋言數之多而已

延平周氏曰戶璧則禮也

盧陵胡氏曰春秋傳曰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鄭氏曰若順也竭情盡慎謂以少小下素爲貴也美而文謂以多大高文爲貴也

孔氏曰求竭己情盡其戒慎致其恭敬而内行誠順故須少小下素求諸内也威儀之美文章顯著而外行誠順則

以多大高文章之外也

嚴陵方氏曰禮雖不同至於致其誠則一而已竭情盡慎致其敬則誠之存乎內者美而文則誠之發乎外者或肉或外皆不離乎誠故每以誠言之

山陰陸氏曰誠之所在常自若也不爲質文加損

四明沈氏曰若不是順表裏相稱內外相似之謂若即誠意發爲禮文故謂之若今人禮文多溢於誠意則爲僞矣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撰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鄭氏曰直而行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曲而殺若父在爲母期也經而等若天子下至士庶人爲父母三年順而討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爲節討猶去也

撰而播謂芟殺有所與也撰之言芟也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推而進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放而文若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黼黻放而不致若諸侯自山龍以下順而摭若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

孔氏曰此經廣明禮意不同直謂任己天性而行也經常也常而等謂自天子以下雖尊卑有異而服其父母則同等也順猶順序自天子以下轉相降差是順序而稍去之也播布也謂君祭而臣助祭下至胞翟悉有所得是芟上貴之分以布徧於下也放法也法天以爲文也致極也諸侯以下亦有放法而不得極也摭猶拾取也君沐粱士平

若父在爲母期君燕不以卿爲賓長是矣經而等謂順禮之常無貴賤一也三年之喪男有昏女有嫁是矣順而討者謂順人之情而有法以治也若順君臣之義以治朝廷順父子之情以治閨門是矣撕而播者謂撕此以播於彼若旅酬之逮賤餕餘之逮下是矣推而進若兄弟子猶己子是矣放而文謂觀象放法以致其飾若天子之服衮冕自龍而下是矣順而不致若諸侯之服自鷩冕而下其旗其旗大常是矣放而不致若諸侯之服自鷩冕而下其旗儉以從衆拜下以從禮而等經謂不變等謂同也禮以變爲文江陵項氏曰有經而等經謂不變則若父母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以不同爲節同而不變則若父母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皆一等事也此章凡九條皆以反對爲文獨經而等無反對者則外八條皆變而不同即此一條之反對也先儒以

順而討爲對非也順而討自與順而撫爲對脫簡誤在章末耳討去也撫取也順而去謂自下而上每等減去以去爲順此以多爲貴者也順而取謂自上而下每等取加以加爲順此以少爲貴者也取猶君取一臣取二之取

廬陵胡氏曰討求也若郊特牲殷人先求陽周人先求陰順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鄭氏曰一也者供趨誠也由用也素尚白青尚黑者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三代損益不同三代所行之禮雖各

別一皆趨於至誠民亦共用誠如一也尚白殷禮也尚黑夏禮也夏以十三月爲正於時草之萌牙變白而青也夏正尚黑故知青爲黑夏先殷後今先云或素者記是周時今欲見周因於殷殷因於夏禮也以青爲黑以黑爲黃即指鹿爲馬之類鄭去胡亥既近相傳知之嚴陵方氏曰三代之禮所異者迹所同者道故曰一也道者君之所獨得其民由之而不知故曰民共由之或素或青者言質文之相變也言素則知青之爲文言青則知素之爲質蓋天地之文始於春天地之質始於秋故也夏造殷因者言夏造之於前殷因之於後也以迹之相變雖或有異道之相因未始不同故其言如此言殷之因夏則周之因殷從可知矣

廬陵胡氏曰一謂上九事三代同也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鄭氏曰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就養無方此亦周所因於殷也夏禮尸有事乃坐殷無事猶坐周旅酬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禮仲秋乃命國醵

孔氏曰此一節論三代尸禮不同殷人坐尸周因坐之詔告也侑勸也子事父母就養無方故在宗廟之中禮主於孝凡預助祭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案特牲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謂但是祝官皆得爲之不常用一祝也其禮亦然者謂周禮坐尸及詔侑無方之禮皆因於殷禮故云亦然其用至

誠之道一也夏禮質言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故唯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尸倚立以至祭竟也殷因夏禮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爲常坐之法是殷轉文也周又因殷而益之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大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而周益之然大祫多主唯云六尸者毀廟無尸但有主也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凡斂錢飲酒必令平徧與周禮次序旅酬相似

吳郡張氏曰自秦時祭祀無[redacted]之齊而立尸之義不見也嚴陵方氏曰夏立尸而殷坐尸殷雖坐尸而詔侑未必無方周則文又備不唯坐尸而且詔侑無方爲此持文備之事爾而於禮莫不然也故曰其禮亦然以其道未始不相因故曰其道一也

山陰陸氏曰案周九廟而旅酬六尸則旅酬蓋言成康之世而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蓋以時祭何必大祫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

鄭氏曰近人情者熟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爓沈肉於湯也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以尊遠爲敬近人情爲褻近人情者若一獻孰飲食既孰是人情所欲食最近人情也既近人情非是敬之至極也犢血於人最遠故郊薦血以爲極敬也鄭知大饗祫祭先王者案宗伯以肆獻祼饗先王以下

宗廟之祭凡有六饗此云大饗饗中最大故爲祫也此大饗之文在郊血之下故知非大饗帝也腥生肉也去人情稍近也知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者以冕服差之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冕祭男之服子男五獻以下差之也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宜三獻也祭羣小祀則玄冕宜一獻也血爲遠腥次之爛稍近孰最近遠者爲古近者爲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故云備古今也案宗伯祭廟以祼鬯爲始祭社稷五祀以血爲始此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者謂祭祀初始降神之外於正祭之時有此郊血大饗腥之屬也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爛有孰此云郊血是郊有血也郊特牲云血毛告幽全是宗廟有血也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楚語云禘郊則有全烝是祭天有孰也有孰則有腥可知也宗伯云以肆獻祼饗先王是大饗有腥有孰也此云三獻爛宗伯云以血祭社稷五祀既有血有爛明有腥有孰可知也 皇氏曰郊天與大饗三獻並有血腥爛孰今所以各言者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爛孰雖以郊爲主其祭天皆然也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戶外薦血腥也雖以大饗爲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其三獻之祭血腥與爛一時同薦凡薦爛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是也至正祭薦爛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羣小祀之屬唯有薦孰無血腥爛也以其神卑故耳先薦者設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

沈氏括曰祭禮有腥爛孰三獻舊說謂腥爛備大古中古之禮予以爲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爲無知則不仁以爲

有知則不智薦可食之孰所以爲仁不可食之腥爛所以爲智又一說謂腥爛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一或謂鬼神嗜腥爛此雖出於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也或有此理未可致詰

延平周氏曰獻以血非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天獻以孰乃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羣小祀蓋禮之近人情者非禮之至也爛與孰以牲言質與文以禮言

嚴陵方氏曰全乎天者莫如血故用之於郊近乎人者莫如孰故用之於獻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且由爛而上則尚氣而已至於孰則又尚味焉故郊特牲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延平黃氏曰人情天道相爲遠近者也禮之近天道者人情遠焉非禮之亘也鬼神之卑而親者不可以此事之禮之近人情者天道遠焉非禮之至也鬼神之尊而遠者不可以此事之君子事其尊而遠者以意爲主事其卑而近者以物爲主故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以我之意達之物之形氣不足與焉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則以物之氣達之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則以物之形達之一牲之微投之於淵瘞之於土疈而磔之將爲四方百物之報豈足致之哉形氣之中先王誠意之所寓故足以致焉日月星辰飌師雨師有象者也山林川澤四方百物有形者也有象者以物之氣臭祀之有形者以物之形體祭之是則可矣上帝則如之何致之哉無形也不可薦之以味無象也不可達之以氣郊之血祫之腥三獻之爛一獻之孰自孰至血其去人情遠矣祀帝足乎先王以爲末

也泰壇之禋羔羊之求孕之牲陶匏之器無文也無情也無味也用血而已豈禮之至哉五者未離乎物非其所恃以格帝者也以寄其敬而已先王之於天神也以誠意動之以精意接之定之以七日之戒齊之以三日之宿不御色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眠濯菹玉豈省牲鑊奉玉盞贊幣爵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誠其意而已心齋以致其精意祭祀之齋以致其誠意先王所以使人誠其意誠者將以致精焉人之意粗則交於物精則交於神蓋其理也有無之間帝之神固在焉古之聖王精神與帝感通夢帝賚予良弼蓋精神之接於帝也

氏曰萬以血人情之所遠也而反以事天獻以孰人情之所近也而反以祭小祀至於大饗之用腥三獻之用爓則先王重本賤常之道蓋可見矣然非特此而已籩豆之薦可食而不可嗜衮冕路車可陳而不可好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便其利此先王交神明者非以同安樂之義也

尊用玄酒而不以醴酪冪用疏布而不以文繡席用稾鞂而不以莞簟至於俎用腥魚豆先常豆大羹之質素車之樸蓋先王之道不可同於安樂之甚由是觀之禮行於祭祀之間散於形氣之末凡所以不近人情者其意至矣詩之辭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並神祇祖考之所以安者安於禮而已來燕來寧則以君子之道禮之也酒貴清而不貴多周尚臭故曰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先王之道豈求異於人情邪亦以禮之既至而物有不足用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慢故魯

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鄭氏曰作起也敬非已情也已猶甚也慤慰愒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或爲郊宮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也配林林名繫繫牲於牢也戒散齋也宿致齋也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愼如此不敢切也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皆爲温藉重禮也詔或爲紹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子行禮當有積漸君子行禮非是徒起而致已之情皆有所由以爲始也周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七介舉中言之司儀賓至大門陳擯介交擯三辭畢君迎賓拜辱至大門三讓三讓入大門主君每門讓賓一辭是三辭三讓若不爲此則太急慤情無由達也周人出自靈威仰則后稷配靈威仰也魯人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先於類宮告后稷以將配天是先告卑後祭尊也惡池小川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先告惡池配林然後祭河及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三月繫也祭前七日於七日之中散齋前三日則嚴宿以致齋積漸敬愼不敢偪切也賓主相見有擯相詔告作樂之人無目有扶相行步温藉之至極也　皇氏曰温謂承藉凡玉以物縕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也

嚴陵方氏曰禮之常直而略禮之文常曲而詳情文相

須不可以偏廢此禮之所以行也然則禮之作也豈徒直情而徑行哉亦必有所由始以曲爲之文而已由始焉有所先也以其有所先而不遽作故能委曲以成其文焉自七介相見而下至温之至皆其事也相見必以介者所以達其情辭讓而後至者所以舒其行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則讓亦猶是也鄉飲酒曰月者三日則成鬼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此辭讓之數必以三也有事謂祭也將有事於大必先有事於小焉所謂有由始也林則木之所積以其從祀於泰山故曰配林七日戒即祭統言散齊七日以定之是也三日宿即祭統言致齊三日以齊之是也此皆先事而備焉故曰眞之至擯於賓執事以奉主者也詔於主傳命以告賓者也相步則相瞽之步者賓主相接而後禮行瞽相相資而後樂作則緩而不迫和而無乖故曰温之至也

馬氏曰君子之於禮情在此將有以致其情於彼所以致其情者非任性直前蓋有以先之也大者小之所積由小而至大莫不有漸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有事於頒宮者凡以此也不如是則情失於慤且蹙矣與夫直情徑行者無以異也然則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魯人有事於上帝蓋非禮也天子祭名山大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齊人有事於泰山亦非禮也然而記者取之而不非者取其有小大先後之序也

山陰陸氏曰禮出於自然非作之也夫禮一於本而已則或失之愆是故以介相見辭讓而後至自道觀之去用遠亦非其至也故此篇反覆言非其至也自禮觀之去本遠之如此荀子曰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

以歸文一也魯人告后稷於頖宮以配上帝晉人告惡池以配河齊人告配林以配泰山雖曰告之實以肄習其禮即事有漸也

延平周氏曰惡池與河皆沈祭之屬配林於泰山皆血祭之屬而頖宮獨非禋祀之屬者諸侯之有郊禮之變也唯其爲禮之變故事之所先者亦異也攝心爲戒果設心則已故不宿不宿故特爲齊之散者耳既攝心矣而又宿故爲齊之極至也

長樂陳氏曰孟子曰禮之於賓主有擯以輔賓而詔之以其義則賓主之通情矣故曰禮有擯詔周官眡瞭凡樂事相瞽有相以道瞽而使之步亦步則周旋之節得矣故曰樂有相步蓋禮以和爲用而有擯以詔之則凡此外作者罔不和矣樂以和爲體而有相以道之則凡有中出者罔不和矣外和而內或否焉內和而外或否焉皆非所以爲温之至也然則所謂温之至者得非內外俱進於和歟然禮有擯詔亦有所謂温之至者得非內外俱進於和歟然所謂不詔者必弗不詔是也

廬陵胡氏曰非自我作古直任已情舂秋傳禮與天地並言已久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鄭氏曰哭泣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也二者反本也穗去實曰鞂禹貢三百里納鞂服醴酒以下三者脩古也有主謂本與古也可述而多學以本與古求之而已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之所設反本脩古故可述而多學也

由其反本脩古故不忘其初本謂心也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朝事謂朝廷之事以樂奏音樂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水也尚上也割刀今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古刀遲緩莞簟今之席也詩下莞上簟乃安斯寢言其精細可以安人槀鞂除穗粒取稈槀爲席四時祭祀陳尊玄酒在醴酒之上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郊祭不用莞簟之安而設槀鞂之粗席是皆脩古也

長樂劉氏曰反本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能使人制其邪情復於正性致中和以遜五品故曰反本也脩古者謂聖人雖緣人情制爲五禮然皆稽考前古事循厥始不敢創作也或損或益乘時之宜然亦弗敢忘乎其初也

嚴陵方氏曰物有本末時有古今然逐末之流而不知其所反從今之便而不能有所脩則先王之禮意亡矣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脩之則不忘之故也本末一物欲追還之而已故於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焉故於古曰脩此其別也言凶事則知朝事之爲吉禮言朝事則知凶事之爲喪禮凶事不詔則朝事必詔可知朝事以樂則凶事無樂可知朝事之籩豆以象朝事其親所進則朝事固祭之始也祭義曰樂以迎來正謂是矣有擯詔所以示相接之文也凶事則用情而已故不詔樂以侑食所以盡事生之禮也祭則如在焉故亦以樂夫於凶事則用情朝事則如在豈非反本者乎尊竹也鞂正作秸槀秸也主猶賓主之主以其衆之所從故也蓋本者末之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反之古者今之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脩之此之謂有主夫少則得多則惑以其有主則雖多不惑故

可述而多學也

馬氏曰禮不獨有以成於文蓋將以反本也不獨有以備於今蓋將以脩古也皆不忘其初者也不忘其初仁之至也然今之禮便於用古之禮不便於用古玄酒可尚而不可用鸞刀可貴而不可尚藁鞂可設而不可安凡此皆禮從宜之意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先王之制禮必有王者知其情也則制其文使夫述之者因其文而探其情故可述而多學者非有以知其情也推先王之制禮必知其情而有所主此聖與明之辨也

氏曰聖人之用禮必欲其情文具舉本末並行然後爲禮之至醴酸雖陳不忘在室之元酒割刀雖用不忘聲和之鸞刀腥孰薦矣不忘於血毛巾黼冪矣不忘於疏布和羹之味必貴於大羹之淡莞簟之安必貴於藁鞂之設是皆欲其本末情文之具舉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鄭氏曰致之言至也極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作事云爲非禮不可內猶心也物萬物也察分辨也外欲觀察萬物而心不由禮則察物不能得也無禮既不爲民物敬信故禮爲萬物之至極也

馬氏曰觀物在目必有主於心欲觀其物而心不盡在焉莫能觀也觀物本於心心不可以無節無節於內則觀弗之察矣所以節之者禮而已禮有以節於內則不以物亂觀不以觀亂心則物之自外至者皆可得而察也故欲觀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禮運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

以窮之含禮何以哉與此同義

延平周氏曰道常無名惟命之理猶爲物而已嗜慾多者天機淺故無節於內觀物弗之察矣禮者所以節於內者也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禮者性命之理而已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性命之理必寓度數故曰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

嚴陵方氏曰節者即物自然而爲之制者也用是以觀物則萬物之情可見矣凡所以能度彼者以吾有度故也所以能量彼者以吾有量故也苟無節於內則所存乎己者未定何恃而觀彼哉故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禮者體物以致節者也故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蓋由禮乃能得物之情故也事無禮則不能無妄作故弗之敬矣言無禮則不能無妄出故弗之信矣

長樂劉氏曰能率其性則動爲禮節能得其情則動中禮節用之以觀察天下之事物罔有弗得其情者也故欲察物而弗由禮弗之得矣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皆謂至誠於禮以復其性以時其中然後用之應物必得其宜用之作事孰敢不敬用之爲教孰敢不從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致謂極至也萬物由之各遂其性各正其命之謂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鄭氏曰大事祭祀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達猶皆也亹亹勉勉也君子愛物見

天雨澤皆勉勉勸樂

孔氏曰此一節論必因其財物之性而致其義大莫過於天故順天時而起自作大事以下皆因財物之事爲朝謂天子春分之旦朝日於東門之外爲夕謂天子秋分之夕祀月於西門之外日是陽故朝旦用事月是陰故夕晚用事日旦出自東方故於東方而朝之月初生出自西方故於西方而祀之亦順天時也天地感祭而降雨澤人君愛物生而勉勉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鄭知大事謂祭祀也

永嘉周氏曰禮始於無所有而成於事爲度數之間有其器而亡其物則不足以明禮有其物而亡其義則不足以爲禮故曰君子之於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爲俎豆簠簋所以致陰陽之義也圓丘方澤所以致天地之義也圭璧琮璋豈徒爲美觀所以致其所執之義也黼黻袞冕豈徒爲美飾所以致其所服之義也凡所以寓於酬酢應接之間至纖至悉未有不本於義而虛爲之者故君子於此觀先王制作之意爲本之禮而備其物謂之有物用其物而達其義謂之有禮過乎此溺於無所有君子以爲虛拘不及乎此則滯於形名度數之末君子以爲不達禮豈不有其物有其義然後謂之禮歟雖然義者本也物者末也由其上而言之物可亡而義不可亡故君子爲禮有時乎以義由其下而言之物亡而義隱故小人無義不足以知禮晚周之弊世之君子溺於文而亡其義故孔子嘗欲從先進之爲而深嘆林放之問以救其失子貢知足以致其義而不明夫聖人所以爲禮之備者遂欲去告朔之餼羊以爲無益於禮則又過矣故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

呼禮亡而其物存則猶可與也既亡其禮又亡其物則聖人所以爲天下也幾乎息矣然則禮之義非聖人有所不能盡而所以行之天下傳之後世賢者所以俯就不肖所以跂及者舍夫物而論其義吾又不知其爲禮也若夫區區形名度數之末而不明夫聖人所以爲禮之意是又祝史之事而已故曰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然後爲君子嚴陵方氏曰因其財物於外以致其義於內蓋先王制禮之意也下文所云皆其事矣大事若春祠夏有礿秋有嘗冬有烝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大事之義以日之出於朝也則朝日於王宮之壇以月之見於夕也則夕月於夜明之坎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朝夕之義也因山之高而爲事高之禮因川澤之下而爲事下之禮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高下之義也然此皆財物之大者爾若乘而論之凡天之所生苟可以爲禮者莫非財物也故終之以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財物固皆天之所生天之所以生之者存乎時雨之澤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者爲其足以致其義故也亹亹言勸勉於禮達言君子之人皆如是也若詩稱亹亹文王則言其勸也稱亹亹申伯則言其勉也易兩稱成天下之亹亹則兼勸勉而言之也

馬氏曰輕財而重禮先王之意也先王之制禮必因其財物者蓋將之以行也苟子曰禮以貨財爲用記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故先王之制禮因其財物以致其義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順天時也至於祭祀亦天時也天時雨澤君子所以勉勉樂之而不倦非特以財物爲可樂也樂其生財有道得以行其禮也

長樂劉氏曰作大事必順天時者謂天有時以資萬物之始地有時以資萬物之生必有歷象授民始生之候然後致力於農桑則國之大事成矣爲朝夕必放於日月者謂天子春分之旦朝日於東郊六服諸侯因朝而助祭遂圖天下之事秋分之暮夕月於西郊六服諸侯因覲而助祭遂考此邦之功爲高者必因丘陵因其高以祀天也爲下者必因川澤因其下以祭地也三者聖人盡敬以行之祈陰陽之和致風雨之順所以育萬物而正其性命也故天時雨澤君子達豐豐焉天時謂陽燠風寒雨澤各一時若君子賴之以達其勸勉農人之意於天下也

延平周氏曰作大事必順天時後天者也君臣相見於朝謂之夕爲朝必放於日陽之義也爲夕必放於月陰之義也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貴自然之理故天人莫不助之所謂天時雨澤天助之也而君子皆勉勉焉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則所謂爲高爲下義不在冬至祀天夏至祭地也高爲高而已下爲下而已則不交也故又告之以天時雨澤君子達豐豐焉蓋陽降而下陰升而上和而後爲雨此尾閭之事也君子於此有覺焉

講義曰達豐豐焉達者言無時而不然也外而因於財物內而盡其豐豐其於禮亦云備矣然而所資以行禮者不可以非人也故下文言有德者尚之有道者尊之能者任之賢者舉之既已得人矣猶慮其不虔也於是聚衆而誓之若戒百官於庫門之內是也嗚呼禮之難行也如此豈何理之不明而可以輕議哉

金華應氏曰大事不止於祀若動大衆興大役必順寒暑之時而爲之節爲朝夕若日出而作日夕而息必因其有晝夜之經而爲之限爲高若築臺觀爲下若蓄陂池必因其有高下之勢而始用其力天時雨澤蓋陽和融液仁德流行出於天運之自然而不容止也君子感之仁孝愛敬之心發於中而達於外者亦勉勉而不容已焉感之而敬天則雷出地奮必達其殷薦之誠感之而思親則雨露既濡必達其怵惕之心以至經綸於雲雷之屯宴樂於雲天之需裁成輔相於天地交泰之時赦過宥罪於雷雨作解之日皆所以達其亹亹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鄭氏曰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衆重事也

孔氏曰自此至大治一節因上經論作大事必順天時故此經明舉賢任能敬事天地遂致龜龍降集寒暑順時先王貴尚有德之人尊崇有道之士任使有能之衆至將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又聚集其衆而誓戒之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

馬氏曰夫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聖人於祭不能自任其事則任之以人故有尚德尊道任能舉賢誓衆之事自尚有德至舉賢而置之則小大之官莫不具其職聚衆而誓之則小大之官莫不謹其職故於廟足以饗親於郊足以饗帝

嚴陵方氏曰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此舉賢而置之也郊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

百姓也此聚衆而誓之也

金華應氏曰祭祀之所感惟有道德者易通乎神明故卜洛之處祀屬之周召也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鄭氏曰天高因高者以事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名山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于郊者也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謂四時所兆祭于四郊者也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龍假謂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也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謂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爲雨金爲暘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南面立者視朝

孔氏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則上文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也但事天非在一所此謂封禪之時也饗帝則因其所卜吉土以爲都饗祭五方之帝於都之四郊謂木帝於東郊火帝於南郊金帝於西郊水帝於北郊土帝亦於南郊又王者各祭感生之帝於南郊是也聖人尚德尊賢奉天事地陰陽既合嘉瑞並來以是之故聖人但南面而天下大治

嚴陵方氏曰名山與王制所言同義告天謂之升中與周官登中于天府同義中謂事實也事之名在外其實在中故謂之中天府謂之治中亦此意因名山而升中則因高以告天也吉土卜土之吉者以爲之兆也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即小宗伯言兆五帝於四郊是矣帝有五而郊止有四者以土繼火用事故亦兆於南郊也饗亦祭也以祭之

而見饗故謂之饗曰祭則以人而言其事曰饗則以神而言其禮也鳳雌曰凰以羽族故言降也龜龍鱗介之族故曰假四靈獨不言麟者以麟土畜土分王於四時言三者則麟在其中矣四靈之物至則無猶犹之患矣五行之氣和則無愆伏之災矣聖人夫何爲哉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也

馬氏曰天者高之極者也故爲高必因丘陵因高而事之所謂因天事天也地者下之極者也故爲下必因川澤因下而事之所謂因地事地也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事天之效也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心之誠於天

延平周氏曰高下者天地之位也方圓者天地之體也故因天者高而圓因地者方以下巡守升中於四嶽則鳳皇未必降龜龍未必假迎氣饗帝於四郊則未必風雨節寒暑時蓋先王之時凡所謂和同天人之際者無不修舉然後升中饗帝爲可以致此

山陰陸氏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燔柴瘞埋於此蓋有與旨存焉而昧者不知也吉土若周公卜洛是也

天道至敬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鄭氏曰至敬至德目下事也犧尊縣鼓俱在西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犧周禮作獻君在阼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明日也西酌犧象象日出東方而西

行也東酌罍尊象月出西方而東行也周禮曰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和之至言禮樂交乃和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爲德故君立於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天垂日月示人以至極而爲之教聖人法天之至極而爲德罍尊在阼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君所酌也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而縣之君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者案上云罍尊在阼當阼階堂上而設之則犧尊在西當西階堂上而陳之故君於阼階酌犧尊夫人於西房之前東嚮酌罍尊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應鼓相應在於堂下堂之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鄭註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卿夫人以下唯有東房故卿飲酒鄉射尊於房户間賓主夾之無西房也知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士喪禮主婦髽于室在主人西喪大記君之喪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亦當在男子之西故彼註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罍尊是西房也故云有左右房

橫渠張氏曰天道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至教也非至德夫何言哉

長樂劉氏曰天道無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至教也聖人無爲而五品克遜萬邦以孚是至德也廟堂之上以下言禮法盛行人倫已厚聖人無爲也唯以神道設教夫婦酌行禮樂於上俾民觀而化之不曰德之至乎

馬氏曰天垂象以示人故爲教之至聖人體天之所示以

成德故爲德之至天道至教非無德也聖人至德非無教也所謂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至教之一端耳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至德之一端耳記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記者言之及此取其近於人而言之也君在作東也則知夫人在西房也夫人在房內也則知君在作外也

氏曰天所以立道者在陰陽聖人所以飾治者在禮樂陰陽立道教之所自出也故天道至教禮樂飾治德之所自形也故聖人至德陰陽之精其象著爲日月故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所以定位禮樂之別其用見於夫婦故君在作夫人在房夫婦所以定分分位定而天人不交不可以致和故廟堂之上罍尊象其動而在東者陽也夫人位則在房而東酌罍尊以陰而上交乎陽也犧象象其靜而在西者陰也君位則在作而西酌犧象以陽而下交乎陰也此禮所以交動乎上也廟堂之下大鼓以倡始陽道也其位則在西是以陽下交乎陰也應鼓以和終而和終陰道也其位則在東是以陰上交乎陽也此樂所以交應乎下也陰陽交通天人和同故曰和之至也

延平周氏曰天道無非教凡有象者皆至教也聖人無非德凡在於動作之間者皆至德也自罍在作而下皆所謂至教至德者也雷陽也牛陰也故罍尊在左而犧尊在右者陰陽之位也以縣鼓而對應鼓則應鼓非縣乃提之者也以應鼓而對縣鼓則縣鼓非應乃倡之者也倡者爲陽和者爲陰故縣鼓在右而應鼓在左者陰陽之配也君在東作所以祖日之生於東夫人在西房所以祖月之生於西此陰陽之位也君在東階而西酌犧象所以祖日之西

行夫人在西房而東酌罍尊所以祖月之東行此陰陽之配也君陽也夫人陰也君與夫人之禮交舉於上此陰陽之體見於禮者也六律陽聲也六呂陰聲也律呂之聲交應於下此陰陽之聲發於樂者也一陽一陰謂之道而道者德教之所自出也

講義曰禮有文有情情文兩至然後能通天地之大降於上下之神故上文升中于天則萬物得其理饗帝于郊則五行得其序禮治之作各由其類固有不召而自應者故聖人南面垂拱而天下底於大治蓋天運乎上其所以示人者有不言之教聖人法天其所以與天合德者有無爲之治故繼之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鄭註以爲目下事誤矣廟堂之上其禮交動廟堂之下其樂交應先後倡和不失其節則陰陽也夫婦也其理感通而未嘗或乖故曰和

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廟堂者宗廟之堂也亦見月令解然廟堂之名人君所居亦得稱之若傳所謂人君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是矣罍尊即明堂位所謂山罍也以畫雲氣於其上故於文從靁犧尊畫犧牛以爲飾作東階也言作則知西之爲階言西則知作之爲東矣日月皆有明日本明則大受而明則小大明生於東經所謂日出於東是也月生於西揚雄所謂載鬼於西是也此陰陽所以分也故曰陰陽之分君在作夫人在房夫婦各位故曰夫婦之位犧象謂犧尊象尊也前言尊而不言象後言象而不言尊互相備也

慈湖楊氏曰犧尊有沙牛之象嘗官楚東知彼俗以牛之大者爲沙牛之爲物重遲而順者也人之所以去道遠者

以其輕肆放逸故多違也覩犧之象必不萌輕肆之心不輕肆則道固未嘗不在我而陸德明輒更之曰沙尊蓋曰毛詩傳犧尊有沙飾孔疏不知牛之爲沙謂爲羽飾改讀沙爲娑陸承其誤又并改犧爲沙差之又差妄謂本之毛鄭受毛鄭誤甚矣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爲牛形厥驗明著禮經之曰犧尊者不勝其多何得每更曰娑殊滋後人之惑周禮司尊彝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又讀獻爲犧明堂位曰犧尊周尊也爲一代之所尚獻必首用之故亦曰獻尊何以改讀爲象尊爲象形象之爲獸其重厚爲至其入水毅然悠然儻莫能阻人之道心似之古列聖於禮器有不說之至敎爲自道心已明者觀之足以黙證聖心之精微也

沈氏括曰禮書言罍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爲飾如𠃌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回者雷字也古文回爲雷雷象回旋之聲其銅罍之飾皆一𠃌一回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罍字𤰞蓋古人以此飾罍後世自失傳爾

山陰陸氏曰廟堂之上南面故罍尊在作犧尊在西廟堂之下北面故縣鼓在西應鼓在東鄭氏謂禮樂之器尊西誤矣

長樂陳氏曰道之在天爲陰陽在人爲禮樂故陰陽之辨象爲日月分爲夫婦位爲上下方爲東西居爲作房器爲鼓尊然禮之所以交動乎上樂之所以交應乎下或以陰而上交乎陽或以陽而下交乎陰蓋禮由陰作而極下有

以交乎上樂由陽來而極上有以交乎下天地交通成和之道盡於此矣有不爲和之至邪周官大宰之禮典宗伯之大司樂皆曰以和邦國以諧萬民是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也均謂和之至不亦可乎禮器之論禮樂有言溫之至有言和之至何也曰四時之運春則陽中而暄氣以爲温夏居中央而沖氣以爲和語曰色斯温莊子曰心莫若和是温在外而爲和之始和在内而爲温之成上言禮樂之末節故言温此言禮樂之妙用故言和　樂書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二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遠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鄭氏曰自由也制禮者本己所由得民心也樂其所自成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濩伐而作濩武制禮以節事動反本也脩樂以道志勸之善也遠伯玉衛大夫也名瑗君子之人達者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君子慎所以與人將以是觀也

孔氏曰前經明禮樂相交此經更論先王制禮樂以節事道志化民治下也禮樂俱是象其王業所由但禮據王業之初故云所自生樂據王業之末故云所自成先王以禮

爲反本故用禮以節萬事樂以成王業故脩樂以道已志若能以禮節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不爾則國亂故治亂可知也觀其器之善惡而知工匠巧拙觀其人之發動所爲而知其人之有知禮樂猶是也禮正而樂和則知其國治禮慢而樂淫則知其國亂也禮樂者與人相接之具君子治國謹愼其所以與人相接者將以是觀也

橫渠張氏曰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處氏曰此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樂記言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二者言禮雖不同而皆以報本於古言樂雖不同而皆以象成於今不以今而忘古此禮之所以制不以古而廢今此樂之所以作明乎報本象成之意通乎古今之義言雖不同無害其爲同也

何則天下之理有始而後有生乾之萬物資始坤之萬物資生是也有生而後有成春生秋成是也即生與成而論之則生者爲古成者爲今此禮器所以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也即生與始而論之則生者爲今而始者爲古此樂記所以言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也且以禮之所始者言之醴酒生於玄酒則玄酒者醴酒之始也故大羹之尚焉鉶羹生於大羹則大羹者鉶羹之始也故大羹之貴焉所設必以稾鞂者以莞簟之所生故推其始而報之也所謂言禮不同而皆以報本於古者此也以樂之所成所生者言之作樂崇德是德者樂之所

自生也功成作樂是功者樂之所自成也黃帝有潤澤之仁故作咸池以象之堯有繼紹之義故作大韶以象之是咸池大韶之樂非黃帝堯舜則無由以生無由以成也湯護民於塗炭故其樂曰濩武王繼伐於一怒故其樂曰武是濩武之樂非湯武則無由以生無由以成也所謂言樂不同而皆以象成於今者此也雖然禮器以禮爲主故先禮而後樂樂記以樂爲主故先樂而後禮此立言之法若夫檀弓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必以本爲言者蓋檀弓所言以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則有不忘祖之義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謂之本歟禮自外作故先王制之以節事樂由中出故先王脩之以道志其節事也若官爵得其序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事凡衆之動得其宜是已其道志也若韶以繼爲志夏

以大爲志發揚蹈厲太公之志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是也馬氏曰禮所以報本故反其所自成記曰樂樂其所自生樂者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別而言之則禮者反其所自生樂者樂其所自成合而言之樂亦反其所自生也禮所以約人之外故以節事者自外作者也樂所以和人之內故以道志志者由中存者也禮雖約人之外未嘗不在內記曰禮節民心樂雖和人之內未嘗不在外記曰樂和民聲別而言之則禮在於外而樂在於內合而言之則禮樂之情同也觀其禮樂之得則知其治觀其禮樂之失則知其亂所謂治者非必已治也所謂亂者非必已亂也達其得失之機則治亂之將形皆得以知之矣自非智足以及則不能達故灩伯玉曰君子之人達均是器也而器之巧拙均是發也而發有智愚君子之達

其明足以照之則器之巧拙發之智愚皆不能逃於視聽之內蓋達之者觀長樂陳氏曰禮自外作先王以之節事以治外樂由中出先王以之道志以治內反是未有不兆亂者矣是禮樂者治亂之聲形治亂者禮樂之影響也然則觀其禮樂未有不知治亂者樂書

延平周氏曰禮之所自生樂之所自成者仁義而已故禮之節文斯二者即反其所自生者也樂之樂斯二者即樂其所自成者也先王制禮以節事無非事則治不然則亂脩樂以道志有非志則亂不然則治是以觀禮樂而知治亂也君子之人達言上達也上者則無不知唯其無不知是以其粗則能觀其器而知工之巧其精則能觀人之所發而知其智與人則亦觀其所發者所與非其人則知其

爲不智此所以愼之也

嚴陵方氏曰治定制禮故於禮曰制功成作樂故於樂曰脩然禮亦可以言脩王制所謂脩六禮是也樂亦可以言制所謂夔始制樂是也別而言之則如此耳治亂生於志而發於事禮者事之所寓也樂者志之所寓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正謂是矣君子之人達言達於道也以道觀物故知其工之巧以道觀人故知其人之智言巧則拙可知言知則愚可知蓋工有巧拙則見於器者有利病人有知愚則見於發者有當否故也凡爲彼所觀者以吾有與也故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而況於禮樂之所示乎所謂與人猶言接人也或發於言或發於行皆所以與人者故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愼與正謂是

矣

盧陵胡氏曰子大叔曰禮者民之所以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如叔向知王室亂季札觀樂之類山陰陸氏曰觀舜樂而堯之治可知觀周樂而殷之亂可知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賛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鄭氏曰納牲於庭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故君牽牲大夫以幣從也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腥時所制脤洗於鬱鬯以祭於室及王也親割牲謂進牲孰體時勿勿猶勉勉也

內謂之羹道猶言也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焉爲祊乎外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孔氏曰此一節論侯伯子男祭宗廟之事舉大祫之祭故云大廟祼鬯既訖君出廟迎牲牽牲而納於庭大夫則賛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告神而殺牲也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君斷制牲肝洗於鬱鬯入以祭神於室於此之時夫人薦盎齊以獻之侯伯子男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鄭知親制祭是朝事進血腥時者案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祭義取膟膋之後又爓祭祭腥則膟膋所用在腥爓之前故知血腥是朝事時也君親割牲謂薦孰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卿大夫從

君謂制祭割牲之時也命婦從夫人謂薦盎酒之時也洞
洞質慤之貌屬屬專一之貌言洞洞然其爲恭敬屬屬然
一專一盡其忠誠中心勉勉乎欲望神之歆饗也納牲詔於
庭者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血毛詔於室者謂殺
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定詔於堂者羹肉湆也定
孰肉也謂煮肉既孰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
於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所以三詔不同位者蓋
求而未得故於三處告之也設祭謂薦腥爓之時設此所
薦饌在於堂特牲少牢設饌在與今在堂故鄭知人君禮
也爲祊謂明日繹祭在廟門外之西也不知此神於彼堂
乎於此祊乎不知神之所在也古語有此記者引以結之
鄭引夏后氏世室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也又引詩絲衣
之篇證繹祭在堂事尸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固無所不用其敬然於太廟之事必夫
婦親之而且求之非一方祭之非一日則其敬也尤見於
此故曰大廟之內敬矣下文所言皆其事也言制祭亦割
之矣以方殺而名少未定故曰制及既孰而多少已定故
曰割也祭言其用也牲言其體也或言其用或言其體互
相備也夫人薦酒者謂凡酒也牲雖以天產爲陽然對酒
言之則養人之陰而已君親割牲以養其陰夫人薦酒以
養其陽亦陰陽相濟之義也薦盎其義亦若是而已且制
祭薦盎朝事之時也割牲薦酒饋食之時也朝事以神事
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蓋腥與齊神道故也饋食以人
事之故割牲以孰而薦以酒蓋孰與酒人道故也然君以
盎齊饋食而夫人用之於朝踐君以酒獻尸而夫人用之
於饋食者蓋殺禮於君故也牲自外至而納之故納牲詔

於庭以庭在室之外故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故詔於室以室比庭爲幽故也羹定則事以人道神明之也故詔於堂以堂比室爲明故也三詔求之固有可得之理而曰求而未之得特疑其如此而已故以蓋言之道猶言也與孟子所謂道性善之道同義設祭于堂言正祭之時也爲祊乎外言索祭之時也言堂以見外之爲門言外以見堂之爲內祭言其事也祊言其所也謂之祊者祀祭求神以此爲所在之方故也且神無方也祊特人爲之爾故言爲祭必有所陳焉故言設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或於彼或於此而祭之非一日求之非一處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延平周氏曰先王制禮莫詳於別嫌果祭祀賓客之事而君與夫人共行事於羣執事者之中可乎周官之法后不與事則宗伯攝行蓋先王制禮欲全陰陽相成之義則言王必及后言君必及夫人又欲其遠嫌則有攝行之法故此篇所謂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親制祭夫人薦盎之類豈非攝行者乎

馬氏曰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是故君親牽牲推而下之至於夫人薦酒皆夫婦身親涖之致其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故曰大廟之內敬矣納牲詔於庭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之時也血毛詔於室君親制祭夫人薦盎之時也羹定詔於堂君親割牲夫人薦酒之時也設祭于堂祭於廟之內也爲祊乎外祭於廟之外也祭於內則疑於外祭於外則疑於內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山陰陸氏曰此執幣也而言贊幣則著執幣君事也今以牽牲大夫代焉爾洞洞乎其敬之無蕨也屬屬乎其忠之

無間也羹定羹和而後定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鄭氏曰一獻祭羣小祀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五獻祭四
望山川也察明也七獻祭先公也
孔氏曰羣小祀最卑其禮質略社稷五祀稍尊比羣小祀
禮儀爲文飾四望山川其神既尊神靈明察先公之廟禮
又轉尊神靈尊重也案周禮司服職玄冕一章祭羣小祀
希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鷩冕七章
享先公故鄭知獻數亦然也案此社稷三獻卑於四望山
川而大宗伯職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又大司樂祭社稷
奏大蔟祀四望奏姑洗又禮緯云社稷牛角惶五嶽四瀆
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尊於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
蓋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

類故進之在上也
長樂陳氏曰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
祭見於酒正則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
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
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
有象數則希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也以社
稷之所主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則獻數不繫於服
章矣且賓客之禮士一獻卿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
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
再獻皆服鷩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繫於服章哉鄭氏
以三獻爲祭社稷五祀五獻爲祭四望山川誤矣羣小祀
則四方百物之類也其牲色尨其牲體鼏羞其祼器用散
其舞兵舞帗舞或不興舞山川四望則其兆位各因其郊

與其方其牲各因其方之色祼則用璋玉則兩圭有邸與璋邸射舞則兵舞與羽舞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社稷則其牲黝其祭血祼以大罍鼓以靈鼓舞以帗舞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其禮樂辨異如此則獻數不同宜矣蓋禮略故質禮加故文察則其事地也察矣神則其事祖也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為近故曰質三獻爓則於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爓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有隆殺故數有多寡此祭祀之獻所以有一三五七之異也周官司服自一章之玄冕至七章之鷩冕服之章數隆殺如是則酒之獻數宜亦如之故先儒用是以相配焉夫羣小祀之禮則簡矣故言質社稷五祀則其禮差詳故言文四望山川地道也故言察先公人道而已故神之惡其褻故也

山陰陸氏曰一獻三獻質文而已五獻察矣七獻神矣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氏曰一獻之禮以祀四方百物之神服元冕之一章其微有貓虎之類其事有水庸之卑功為微矣非可致其文也使之必報而已其禮不亦質乎三獻之禮以祭五祀社稷之神服希冕之三章牲以血祭其事有門行之出入中雷之居處户之啓閉竈之烹飪功為多矣非可以致其簡其禮詳於一獻矣不亦文乎五獻以祀四望山川服用毳冕牲用貍沈其功則能出雲雨其祥則能出器車興寶藏其禮審於三獻矣得非致其察乎七獻所以享先公也服用鷩冕致其齊其造為之艱難積累之勤苦則事之如生敬之如存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其禮勤於五獻矣得

非致其神乎　又曰天地有自然之數以行鬼神聖人有不易之理以均度數故幽明雖異致而分不異於等差人鬼雖殊塗而禮不殊於厚薄蓋名者數之所生既有其名矣且得無數乎義者禮之所起既有其數矣且得無義乎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鄭氏曰大饗謂盛其饌與貢祫祭先王也內金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荆揚二州貢金三品是也束帛加璧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荆州納錫大龜是也金炤物故云見情金有兩義先

入後設也丹　絲纊竹箭萬民皆有此物荆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簜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其出也謂諸侯之賓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爲陔夏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大饗之事諸侯各貢其方物奉助祭之禮謂饗祭先王饗中之大謂祫也諸侯祫祭不可致九州物唯王者乃然故云其王事與三牲魚腊是諸侯所貢故云九州之美味籩豆之薦亦諸侯所貢實於籩豆是四時和氣所生也諸侯內金以爲庭實示其柔和金能從革鄭註金三品禹貢文束帛加璧謂朝而行享之時以束帛加璧於上以君子之德與玉相似尊之也鄭知行享之時所執覲禮文也龜爲前列者布庭實之時以龜有靈

知在衆物之前而爲列先其有知也金次之者陳列此金次在龜後以金能炤物露見其情先云內金示和是先入陳在龜後是後設故鄭云兩義也龜金之後布陳丹之與漆也絲也纊也竹也箭也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故諸侯來朝而貢之陳列在下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內諸侯其於外國無常貢之貨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招致遠物也案周語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非因貢而來故鄭云近之也知肆夏爲陔夏者以大司樂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是助祭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以貴重於禮猶奏陔夏而戒之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

延平周氏曰備四海九州之美味者示其得四海九州之懽心也薦四時之和氣者示其能贊於天地也唯其明有

以得人心而幽有以贊天地然後爲可以事神內金以下言諸侯饗王之禮也金之性則從革從革則和也而爲器則鍾磬鍾磬則亦能和也故內之所以示其和璧玉象夫德而加之於束帛之上者尊其德也龜能知來物而列之於前者先其知也金次於龜者所以見其情之和也丹漆絲纊之類莫非王土之所產而諸侯反用之以饗王者示其與衆共財也國即蕃國也先王不貴夷狄之致貢唯與其摯見而已故周官謂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貴寶爲摯則此所謂致遠物者蓋非貢也亦其所摯而已矣諸侯之饗王以財而王之送諸侯以樂非爲財也蓋重其禮也

長樂陳氏曰此經曰大饗其王事與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則大饗者宗廟之大禘也鄭氏以爲祫祭誤矣四海九州

之美味則薦之以天産四時之和氣則薦之以人器然道不足以贊天地之化則不足以致四時之和心不足以得萬國之懽心則不足以來九州之美味美味人助之也和氣天助之也是乃所謂王事也故其祭也有助則其禮也有朝其禮也有饗金者地四之所生於西者也體雖堅而性則柔柔故火之所能克用雖利而色則白白故柔之所能受能受易親也能克易從也易親易從者和之道此内金所以示和也帛陰物也君子所以示財璧陽物也君子所以比德蓋無以示財則恭敬而無實無以比德則幣勝而無禮孟子曰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虚拘此帛之所以示也聘禮曰貨多則傷德幣多則没禮此德之所以比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此龜爲前列而已其先知者也與王前巫後史其意

同王者陽之精金者陰之精陽多剛而所主者在體陰多柔而所主者在性故柔而能順温而能和者金也此金次之所以見情也與入門而金作其意同先知所以知人也見情所以自知也知人不失己下事上之道其義如此然或言尊德或言往德蓋尊之所以上之也以德爲上則物不足言故此經東帛加璧所以在庭實之先往之所以歸之也歸德則非物不足以見其實故特牲束帛加璧在庭實之後也實入奏納夏實出奏肆夏自外入而納而納者物有所受者也自内出而肆而肆者情有所放者也方其始也以入爲主故納夏言其有所受此鍾師掌九夏而鄭氏以爲四方賓來則奏納夏是已方其終也以出爲主故肆夏言其有所放此禮器言大饗而繼之以其出也肆夏送之以重禮是也　又樂書曰孝莫大於寧

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懽心故孔子
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公侯伯
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大饗先王所以
爲王事與明王行大饗之禮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其
祭而入也各貢國之所有以脩職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
之樂而送之國語曰金奏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大饗
之禮天子所以享元侯之樂送所以來祭之諸侯非重禮
而何今夫歌皇華以送之天子所以待使臣也歌采薇以
送之天子所以待帥臣也奏肆夏以送之天子所以待諸
侯也於大饗言肆夏以送之則有送而無迎臣之而弗賓
故也於饗燕言賓入門而奏肆夏則有迎而無送賓之而
弗臣故也若夫兩君相見之禮入門而縣興客出以雍而
肆夏不與此諸侯之樂所以不敢抗天子歟晉侯之享穆

叔春秋罪之趙文子奏之於家禮經非之爲僭天子故也
嚴陵方氏曰司服以九章之衮冕享先王則大饗爲尤獻
矣九獻之事獨王得備故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牛羊豕
也魚腊鼈魚也必以爲腊則以生者不可致遠故也籩豆
之薦則水土之品是也三牲魚腊天產也天產所以作陰
德故以味爲主而曰四海九州之美味蓋味爲陰故也籩
豆之薦地產也地產所以作陽德故以氣爲主而曰四時
之和氣蓋氣爲陽故也且味非美則不足以養人氣非和
則不足以養生故於味曰美於氣曰和也金之爲性有從
有革相濟而爲五行故曰內金示諸侯之和又以見情焉
於此曰尊德於郊特牲曰往德何哉蓋自其所陳之次言
之則謂之尊自其所共之方言之則謂之往夫德之可尊
也彼將自卑而尊我我足以來彼也彼將有往而歸德亦

互相備也非特如是而已尊則主敬往則主愛此以祭而饗祭者神之道故主敬言之彼從朝而饗朝者人之道故主愛言之亦各有其類龜北方之蟲北方主知灼之以卜可知來物而列之於前者先其知也其餘九州之外蕃國無常貨貢之不備而且各以其國之所有則示能致遠物而已蓋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故其言如此

馬氏曰大饗者饗中之最大者也所謂大饗三年一祫合羣廟之主而合食於太祖之廟乃其禮也幣珍則簠禮財侈則傷德束帛財也璧玉也君子以玉比德以束帛於下而加璧玉於其上所以輕財而重德也金能鑑物之妍醜故有見之意君子之於祭祀慎終如始祭之畢則飲酒無算又慮其禮之無節故奏肆夏以節之使之安宴而不亂蓋重禮也重禮者重其大饗之禮也

盧陵胡氏曰內納也金能柔能剛故和左氏云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大司樂諸侯出入奏肆夏之三天子享元侯則肆夏又襄四年叔孫豹云肆夏之三天子享元侯則肆夏亦可新安王氏曰諸侯為賓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蓋以下之事上其致貢有物所以將事上之誠待之終之以樂言始終不可失節鄭謂肆夏當作陔夏案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考其音饗則賓出奏肆肆夏重賓也燕則有無等爵恐其醉而失禮故奏陔夏戒之也然則助祭之後出廟門疑奏肆夏不奏陔夏禮謂助祭之後無等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皆奏陔夏明不失禮其說不然饗於燕以示慈惠其禮意主於歡為有無等爵故也廟中之饗必不至醉饗於

廟燕不於廟安得奏陔夏以警其失禮乎

山陰陸氏曰宗廟九獻之禮以祼爲始祭之日王服衮冕而入奏以王夏立於作后副褘而入奏以齊夏立於房尸服衮冕而入奏以肆夏席於室於是臨祭王與后其獻各一王以圭瓚酌鬱齊以祼尸后以璋瓚酌鬱齊以亞祼是之謂祼既祼獻矣王即以肝洗於鬱齊王燔之制祭於主前諸侯曰制祭天子曰宰祭量人凡宰祭是也於此之時尸既即席矣祝乃詔之使安坐王與后其獻亦各一王以玉角酌玄酒以獻尸后以玉爵酌清酒以亞獻是之謂從獻郊特牲曰舉爵角詔妥尸當此節也何以知其然禮運曰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詩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以啓其毛取其血膋玄酒以祭在於薦血毛之後祭以清酒在取血膋之上則知從獻在朝事之前祼事之後也祭之末有

加獻祭之始有從獻不聯九獻之數先王之制祭祀於始有從獻於末有加獻示祭事始終有降而無殺也此時制祭君未迎牲禮器先言君親牽牲然後君親制祭者謂諸侯爾蓋天子宗廟之祭與天地同皆有兩牲有享牛有求牛求牛殺於未祼之始洛誥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祼是也享牛迎於既祼之終特牲既祼然後迎牲是也諸侯之宗廟其祭貶於天子有享牛無求牛故制祭在迎牲之後割牲之前事不得不爾理不得不然矣從獻之後王乃祖而迎牲卿大夫贊幣而從后於是時薦六尊六彝之器以眞焉某彝當某尊當某處各置於常次禮云君親牽牲夫人薦盎又曰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序從士執羽宗婦執盎蓋夫人薦泲水是也王已迎牲后已眞器然後取蕭祭脂以合羶薌奠樂以合聲舞此降神之序也禮云

既奠然後焫蕭是也薦者升之也奠者置之也升之於下奠之於上事相用故祭統言薦禮器言奠其實一也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奏樂求諸陰陽之間所謂聲音之號詔告於天地之間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朝踐之事於是行焉尸於戶西延主於戶右尸南向主東向王乃殺牲啓其血毛祝出受之而以血告幽以毛告全皆於室室更取膟膋燔於爐炭之上見以蕭光升首焉以報陽又羞肺肝首心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雜以瓦甒加以鬱尊以報陰有虞氏尚首夏后氏尚心殷人尚肝周人尚肺今羞肺肝首心則周人朝事之羞備四代之尚也於祭黍稷又特以所尚加焉故郊特牲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曰建設朝事燔燎壇蕾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祭義之報氣即特牲所謂報陽祭義之報魄即特牲所謂報陰祼獻之時有所謂求朝獻之時有所謂報固其理也當是時王與后其獻又各一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薦籩人之八籩曰麷蕢之類醢人之八豆曰韭菹之類以奠焉禮云君執鸞刀脩嗇夫薦豆又曰君獻尸夫人薦豆是也后於是以瑤爵酌盎齊以亞獻是謂朝獻蓋王親迎牲則后薦尊彝王親羞嗇則后奠豆籩夫婦相成固有次第哉祼獻王酌以圭瓚后酌以璋瓚從獻王酌以玉爵后酌以玉角朝獻王酌以玉爵后酌以瑤爵尊卑之異也朝獻既畢於是行饋食之事當事者設饌於堂乃退而合亨尸適於小幄王適於小次以待焉堂上之饌又備矣王出小次復位乃更延王於室之奧祝出迎尸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王北蓋

宗廟之祭有二節朝事與祭之始爲一節饋食與祭之終爲一節其中間不以相續者所以容王與尸少息也唯有故則接祭見曾子問鄭註君親制祭謂朝事時君親割牲謂饋食時此一誤也割牲與制祭同一節皆朝獻之時爾羊人祭祀割牲登其首是也穎達乃謂薦盎薦酒不得同時不知薦盎是從獻薦酒是正獻正與從兩獻不害爲同時鄭又以祭義燔燎羶鄉至報氣也爲朝事時以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至加以爓炙也以報魄也爲饋食時亦誤也蓋報魄即與報氣同一節皆朝事之時也於此時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又薦以籩人之八籩曰栗脯之類醢人之八豆曰葵菹之類自祼至此五獻矣尸飲於五獻則王於是時可以獻卿矣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以獻卿是也鄭謂尸飲五爲酳尸五獻非也凡祭祀自血腥始曰朝踐自孰食始曰饋食朝獻祼尸皆不飲祭之啐之奠之以示敬而已非以食也至饋食則食道也然後尸飲特牲曰直祭祀於主鄭謂薦孰食祭以孰爲正血腥之屬盡敬心耳則所謂尸飲五者飲於五獻之時而已非其飲之以五也於是后以瑤爵酌盎齊以亞獻是爲六獻饋食禮畢酳尸之禮於是行焉王以玉爵酌凡酒以獻尸內宗代后薦籩人之加籩醢人之加豆是爲七獻王可以獻大夫矣祭統尸飲七君以瑤爵獻大夫是也后於是時又以瑤爵酌凡酒以亞獻是爲八獻王酳尸尸酢王后酳尸尸酢后酳尸禮畢諸侯與執事者又共一獻於尸而薦籩人之羞籩醢人之羞豆以備卒食之三獻合王后之八獻是爲九獻備卒食之三食而尸爵止欲神惠之均於在室也凡九獻之內謂之正其次主人獻賓又其次主人獻長兄弟如賓

儀獻衆兄弟如衆賓儀獻兄弟如衆兄弟之儀又其次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又其次衆賓長洗觚爲加爵三加而尸爵止欲神惠之均於在庭也九獻之外謂之加明堂位曰加以璧散璧角是也蓋卒食之後其豆謂之加豆以其加於卒獻之後也卒獻之後其爵謂之加爵以其加於卒食之後也凡獻尸唯祼無樂朝踐而下皆有焉唯祼無籩豆之脩從獻而下皆有焉先儒以周官朝事之籩豆當朝獻之節饋食籩豆當饋獻之節又以加籩加豆當酳尸之節獨無所謂從獻加獻與諸臣之所酢三獻之籩豆蓋誤矣蓋籩人所謂羞籩酳人所謂羞豆此薦於王與后酳尸之未諸臣所酢也又籩人共薦羞之籩實醢人共薦羞之豆實蓋薦王爲豆者從獻之籩豆羞籩羞者加獻之籩豆也於此時遂行旅酬無筭爵之爵而繼之以餕祭於是終焉

故祭統曰餕者祭之未凡有九獻之禮王鄭之徒言禮以來多所未嘗知也此記九獻次第頗爲詳盡於諸篇所載祭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鄭氏曰敬之至言就而祭之不敢致也仁之至仁恩也父子主恩也喪禮謂泣踊袒襲服器謂小斂大斂之衣服葬之明器用幣謂來賻賵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者言禮有節於內可以觀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祭祀喪賓客之等天尊彌遠祭之極盡於敬故云敬之至宗廟王親祭之必極盡於仁愛故云仁之至君子欲觀其人行仁義之道必須用禮爲其本若行合於禮則有仁義也不言忠敬者舉仁義則忠敬可

知也

嚴陵方氏曰遠人而尊者主乎敬近人而親者主乎愛故於郊之遠而祀帝所以爲敬焉於廟之近而祭親所以爲仁焉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然祭莫重於天故爲敬之至無所不用其仁然孝莫大於寧神故爲仁之至仲尼燕居曰郊社所以仁鬼神則郊無非仁也要之以敬爲主爾經曰大廟之內敬矣則廟無非敬也要之以仁爲主爾

長樂劉氏曰親戚既亡哀慟出於天性有致毀而滅身者有忘哀而遺禮者聖人防其過與不及哀痛至極則貴賤皆同服用衣衾則尊卑異數所以盡其力竭其誠不曰忠之至乎君子欲觀仁義之盡可得而見矣仁義於聖人也由禮以爲本則仁之至義之盡可得而見矣

馬氏曰喪主乎哀而人之所不道也人死斯惡之矣無能

斯倍之矣故先王爲之禮使民不惡不倍而盡心於死者三日而斂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故曰忠之至也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備服器而致生之故爲仁之至然之死而致生之不知也蓋君子備服器雖備之而不用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皆備之而不用亦無害其爲知也賓客之交必以幣表記所謂無辭不相接無禮不相見皆禮之所宜也故爲義之至禮蓋生於仁義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禮生於仁義而曰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禮生於仁義而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何也蓋因其禮行之際仁義存其中也宗廟之祭禮也仁在其中賓客之用幣亦禮也義在其中

延平周氏曰喪禮欲其不欺於己故曰忠之至服器之死而致生故曰仁之至賓客用幣以將意故曰義之至禮雖出於仁義而仁義之成體乃在於禮故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盧陵胡氏曰喪禮哀慕由衷賓客相弔恤義也有禮必有仁義人而不仁如禮何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鄭氏曰道猶由也從也

孔氏曰前言觀仁義之道禮爲其本此經明學禮之人須有忠信甘受和白受采者舉此二物喻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甘爲衆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是五色之本不偏主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以其質素故能包受衆味及衆采也言人若心致忠誠言又信實則可以學禮苟猶誠也其人即忠信之人也

嚴陵方氏曰夫薄於德者於禮虛非忠信之德以實之則禮之道亦無由而行矣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中庸亦曰禮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此經言得其人之爲貴也

馬氏曰甘者味之美質也白者色之美質也忠信者人之美質也然後可以文之也故甘則受和白則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和所以文其味采所以文其色禮所以文其忠信質不能立於內則文不可行於外故曰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之爲言行也

延平周氏曰甘在內故喻忠之不欺於己白在外故喻信

之不疑於人和則不乖所以喻禮之本采則有文所以喻禮之末

山陰陸氏曰甘受和以中故也白受采以素故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母輕議禮

鄭氏曰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母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強言禮

孔氏曰此一節明禮之爲貴貴於衆事也一獻祭羣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大饗謂祫祭宗廟其禮又繁大旅是總祭五帝天人道隔其禮轉難大旅又不如郊爲祭天之備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是祀天重於旅帝又郊特牲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是郊爲祭天之重講義曰既知禮爲仁義之本又知忠信學禮之說庶幾得乎禮之實有人於此誦詩雖多可與言禮矣而於一獻之禮往往莫之能行者禮不在乎言辭之間故也

延平周氏曰興於詩立於禮今誦詩不知要則是未能興於詩未能興於詩則固未能立於禮故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禮略者猶且有所不足則其禮之愈詳者愈有所不足矣

嚴陵方氏曰不學詩無以言誦詩雖多能言之而已未必能行禮則貴乎能行也故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大饗者祭先王之九獻也以會而旅焉故謂之旅饗帝謂昊天上帝也夫禮有大小故行之有難易此愈大者所以愈難焉行其事者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可不重乎經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故曰毋輕議禮

山陰陸氏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言若此雖多無益也

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言若此又以少爲慊也言禮進於詩矣故曰與於詩立於禮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不言具矣容或不具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不言之禮進於禮矣旅猶燕之有旅饗猶饗之有饗毋輕議禮言禮至於此不可以輕議也

長樂陳氏曰旅非常祭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欠之位則張壇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牲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廞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縣廞樂而不鼓則旅非以其凶災邪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禮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爲至也故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壇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先儒以旅之廞樂器爲明器以皇邸爲後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於圜丘其義或然禮書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鄭氏曰宰治邑吏也季氏祭謂舊時也倦怠以其久也偏任爲跛倚物爲倚室事祭時堂事儐尸也

孔氏曰前經既明禮之爲重故記者引子路能行禮之事逮及也言季氏祭於宗廟及至日闇而行祭禮祭祀未終日已昏沒故云日不足繼日明以燭也其後別日而祭子

路與在行禮之中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饌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正祭後儐尸之時事尸於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也晏晚也正明始行事朝正嚮晚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子路好勇時人多不尚其所爲故孔子明之誰謂由也而不知禮言其知禮也禮從宜寧略而敬不可煩而怠也

橫渠張氏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亦通達連續之義也朝者食前謂之朝晏朝者於朝爲晚也

嚴陵方氏曰士君子之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久而怠寧若速而敬爾蓋禮以敬爲主故也季氏之於祭徒欲其久而不能敬又豈知禮之意哉昔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之於魯其亦習周之文而不知其意者歟及子路行之乃能速而敬焉雖不必合於先王之文然猶可謂知禮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矣此孔子所以善之也強力即聘義所謂強有力是也肅則不怠敬則不慢強力通乎外故以容言之肅敬存乎中故以心言之跛倚蓋偏怠之所致也室事謂有事乎室若毛詔於室之類堂事謂有事乎堂若羹定詔於堂之類執事者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爲力矣宜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也

山陰陸氏曰子路有爲爲之也即無爲是圖速者也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郊特牲第十一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郊特牲者以其記郊天用騂犢之義此於別錄屬祭祀

嚴陵方氏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郊而郊以養牲爲重故此篇言禮以郊特牲爲首因名其篇焉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鄭氏曰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爲貴也孕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

孔氏曰自此至降尊以就卑文承禮器之下覆說以少爲貴之事郊謂於南郊祭感生之帝但天神至尊無物可稱

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特牲故鄭下註云養牲必養二又名詁云用牲於郊牛二是也社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大牢報祭其牲則黝色也天子巡守至諸侯之國諸侯致膳於天子則用犢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則用大牢郊之特牲亦犢也經言社稷大牢以明郊用特牲言諸侯大牢以明天子用犢顯其貴誠之義也此以郊祭名篇案鄭氏謂天有六天丘郊各異指其清虛之體則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則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其義非也鄭以郊丘爲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至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爲蒼璧蒼犢圜鍾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驌犢及奏黃鍾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圜丘此郊則圜丘爲大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凡祭天其服皆大裘周禮司服文其九服亦大裘故節服氏云裘冕送逆尸是也其樂除圜丘所用圜鍾爲宮之外皆奏黃鍾歌大呂大司樂云以祀天神鄭註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是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其玉圜丘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其五時迎氣東青圭南赤璋西白琥北玄璜中央亦用黃琮或用赤璋其牲幣各放其玉之色天色雖玄遠望則蒼故用蒼犢也其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菹醢之屬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於圜丘圜丘所在雖無

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五時迎氣則在四郊其圜丘之祭初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埽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於壇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次則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故禮器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是也其所配之人虞夏殷周用人各異文具祭法周人則以嚳配之祭法禘嚳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帝則謂之宗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是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也其社稷與神州樂用大蔟與應鍾故大司樂云乃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祇其玉神州則用兩圭有邸其社稷玉當與神州同其服社稷則絺冕 皇氏曰大

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禖爲祈祭不入數其圜丘之祭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次又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爲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其在先燔者亦蒼璧也次則薦血腥祭天無祼故鄭註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然則祭天唯七獻也故鄭註周禮云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爲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孰王酌盎齊以獻是爲三獻也宗伯次酌醍齊以獻是爲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是爲五獻也又次宗伯

酌饋食之醍齊以獻是爲六獻也次諸臣爲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爲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也

長樂劉氏曰鄭氏之說引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又引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皆正經也而謂天爲有六則誤矣天地之道陰陽二氣而已冬至而陽長則陰消於上而入於地中夏至而陰長則陽消於上而入於地中方其消長則二氣上下交合有敘而四時由之生焉故萬物資始於乾元者陽在地中也萬物資生於坤元者陽在地上也是以春生夏長秋實冬藏品彙於斯各正性命聖人受命於天資於萬物以養兆民不敢忘乎其所自也遂即圜丘以祀昊天上帝者報本也兆於四郊以祀五帝者迎時氣也報本所以神天之道必有宰而御之者故曰昊天上帝迎氣所以神天之時以其應候晷刻差故曰五方帝六者無形也而萬物賴其生成之功無位也而聖人代其柄任之命雖欲神而報之莫知其神之所在也故望其昊昊然則圜丘報本之義生焉望其五方之色則兆於四郊之禮作焉亦猶宗廟一祖也而六饗行焉故天雖曰祇亦強名而神之者也何以知其然哉謹案大司樂之職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若夫地示則與四望也山川也各異其樂天神至尊一樂而已明其神之不二也又大裘而冕圜丘五兆不異此服示其同也聖人之意其在茲乎

山陰陸氏曰郊丘異祭六天之論起於鄭氏郊丘同祭一

天之論起於王氏是其說不一久矣故予合而以理折焉蓋先王之制也天固有六而祭實無異此不易之理也大宗伯之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寇之職曰禋祀祀五帝則戒之曰泜誓百官司服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曰四圭有邸以旅祀上帝其祀同曰配天其祭同曰禋祀其服同用大裘其玉同用四圭有邸是則六天之證也然自其體而言之則曰天自其德而言之則曰帝其實一也故古者天與五帝通謂之天通謂之帝又通謂之上帝易曰雷出地奮豫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是六天同謂之上帝明矣周禮曰以冬日至攻天神又曰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周之始郊日以至則是同祭之證也特以其所在言之則謂之郊以

其所祭言之則謂之丘其實一也或曰古之人謂圜丘之祭天用蒼璧牲用蒼犢樂用圜鍾而南郊之祭其玉四圭有邸其牲騂犢其樂黃鍾同祭信矣然牲玉各殊所用之樂亦各不同何也聖人之制祭有降神之牲又有祀神之牲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有降神之樂又有祀神之樂夫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書曰植璧秉圭植璧者置之所以禮神也秉圭者執之所以祀神也黃鍾祀神之樂也故曰乃奏黃鍾以祀天神圜鍾降神之樂也故曰凡樂圜鍾爲宮冬日至於圜丘奏之天神皆降又曰蒼璧禮天則蒼璧者禮天之玉也四圭有邸以祀天則四圭有邸者祀天之玉也郊特牲曰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牲用蒼犢所以祀神牛人所謂祭祀共其享牛是矣蓋祀神之牛謂之享牛也牲用騂犢所以降神牛人所謂祭祀共

求牛是矣蓋降神之牛謂之求牛也牲玉雖異所用之樂
雖各不同不害其爲同祭也餘見祭法燔柴於泰壇解
又曰據此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祭天容或乏少用牝
犢也蓋今用犢甚少尚患難得其殺時不令母見始能剖
愛不爾不復食草鳴嗥至死乃已傳所謂猶懷老牛舐犢
之愛豈虛言哉經曰天地之牛角繭栗今云牲孕弗用則
天地之牛不能用牲亦不皆繭栗其所謂繭栗與牲正也
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
羣公不毛羣公不毛雖曰少貶亦用其騂有不能給由是
觀之雖周宗廟亦有通法存焉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
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宜如此

愚謹案唐氏曰先王祀天之禮見於經傳甚明而諸儒異說
亦有制始不明唯參考而公取之則坦然可舉大抵常禮

歲九郊雩明堂圜丘兆帝於四郊也變禮有旅有類造有
禱祠有柴望有告有用牲稽經可歷考也夏正之月祈穀
於上帝詩之噫嘻郊特牲之迎長日春秋書郊左傳啓蟄
而郊是也夏祈穀於上帝詩之噫嘻月令大雩帝春秋書
大雩左傳龍見而雩是也季秋大饗上帝五帝於明堂詩
之我將月令大饗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是也冬至日
祀天於圜丘詩昊天有成命大司樂於地上之圜丘奏之
冬至之日登靈臺以書雲物禮器用吉土以饗帝於郊是
也兆五帝於四郊則小宗伯所掌月令迎氣是也此則歲
凡九祭皆祀天神鄭氏之說是矣然五帝於昊天同稱帝
不與昊天同稱天六天之說出於讖緯不攻自破矣王肅
謂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迎氣明堂皆祭人
帝若此則噫嘻祈穀我將天右孝經配上帝周禮禋祀五

帝皆非祭天可也肅之爲說又不通矣參而取之一天六帝歲有九祭常禮之不可易者也若其變禮則大故有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禮器大旅具矣是也師役有類造肆師類造爲位奉誓類於上帝是也旅陳類聚則合上帝而一祭焉者也大哉有禱祠肆師禱祠於上下神祇雲漢上帝不臨春秋大雩書旱之類是也巡狩有柴望舜典至于岱宗柴詩時邁禮器升中於郊特牲適四方先柴是也至於軍有肆類伐有告革命有柴作邑有用牲示是天子變禮也就陽故於國南郊因天故於圜丘至敬故埽地燔柴故於泰壇此冬祀祈穀之所同也蒼璧牲幣放其色樂以圜鍾爲宮所以禮之也四圭有邸牲用騂樂奏黃鍾所以祀之也大圭素車大裘陶匏藁秸蒲越犧尊疏布幕觶枸大羹用犢重誠質也鎮圭五路大常璪十有二旒

被衮畫布冪舝或明天道又以致其文焉夫事天之禮豈一而足哉先儒以圜丘蒼璧爲冬祀南郊四圭爲春郊大裘無旒乘素車被衮爲魯禮祭天無祼不用舝皆考之未詳者也禮神之牲幣玉則燔之祀神之牲玉則薶之降之而後禮禮之而後祀南言其方圜言其形大裘而冕則被衮矣素車王路乘之各有時示兼文質而已秬鬯以事上帝大旅陳奠舝則雖無祼酒設舝故酒正言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而冪人疏畫亦通祭祀言之爲可考矣大旅張璧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帝重案昊天上帝亦張設之爲可知矣大報天而主日故典瑞言搢大圭執鎮玉以朝日掌次言朝日祀五帝則行於郊祀可知非實柴圭璧之祀矣祀五帝沃尸盥則郊祀有尸矣然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則尸乃配侑之尸歟魯之所用郊雩也其

見於經傳則詳矣郊用夏正魯於四月失禮也雩用龍見月令於仲春秦書乎明堂兼饗五人帝侑以五官主於宗祀故於室堂而禮文於郊祀詩有牛羊似與用犢不合蓋配侑之大牢歟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則帝之牲與配牲容有不同矣郊配以稷明堂祀文王考之詩孝經明矣鄭以禘郊祖宗皆爲配天以禘其祖之所自出與后稷所配皆爲感生帝於經未有考也曰昊天上帝曰五帝則吾嘗聞之學者當信經識緯不足惑也禮天地兆五帝器宜有七而六者兆於四郊則從四方之色而已古祭天之祀一歲凡九又有變禮非王者所盡行則有攝位之禮矣禮莫重於祀祀莫重於天故卜日誓戒具修皆致其嚴大饗不問卜者不徧問五帝云爾大宰言祀五帝前期十日師執事而卜日非不卜也常祀多分有時乎合大饗是也

變禮多合有時乎分巡守柴望是也常禮則備變禮則略故曰大旅昊矣不足以饗帝類造禱祠柴告則又略於旅矣有故則旅則存眞彝厥樂器豈非以其凶災邪類或用於禪或用於師柴或用於狩或用於軍其禮一也旅掌於大宗伯類造掌於小宗伯則其隆殺可知告與用牲則又其略矣雩有二龍見常也旱暵變也其禱一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則大雩豈爲得禮乎自郊徂宮則雩其旱禱之先歟作樂於豫亨於鼎立廟於渙均是事天而所因之時異也唯聖人爲能饗帝仁人之事天如事親然則苟盡其事天饗帝之道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長樂陳氏曰大禮必簡則小禮必繁簡則內心而貴誠繁則外心而貴味此所以郊特牲而社稷大牢諸侯膳天子用犢而天子禮諸侯以大牢也蓋南郊所以祀天神北郊

所以祭地祇其謂之郊則同而其所以用特牲亦同故周頌曰郊祀天地是天地之祀皆謂之郊也書曰用牲於郊牛二是天地之牲皆用特也　又禮書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大微之帝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爲人帝則非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凡今五人帝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果以是爲五帝則

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

嚴陵方氏曰於郊故謂之郊言郊以知社稷之在國言社稷以知郊之爲天地於牲言特以見大牢之非一於牢曰大以見特牲之用犢也特則牢所畜之物牢則牲所畜之地互相備也郊言特牲賸言用犢亦互相備也天子有天地之德故諸侯以事天地者事天子諸侯有社稷之功故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亦唯其稱而已郊用特牲而召誥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爾經言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蓋謂是矣禮器言天子祭天特牲王制言天子社稷皆大牢掌客言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賸以牲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其言正與此合凡此則尊者常小而少卑者常大而多故曰貴誠之義蓋誠在內而不在外故也天子牲孕弗食則諸侯容或食之言祭帝弗用則社稷容或

用騂

延平周氏曰言郊則天神與地祇也詩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書曰用牲於郊牛二羔一則用於南郊以祭地祇是天神地祇皆用特牲然天神一則用於北郊以祭地祇是天神地祇皆用特牲則五帝與昊天同用特牲可乎五帝與昊天同用大裘而冕則同用特牲不亦可乎郊特牲以犢而社稷大牢不以犢諸侯腊天子以特牲而天子禮諸侯以大牢者但以貴誠為主蓋諸侯以事天者而事天子則足以崇其道天子以禮社稷者而禮諸侯則足以責其功也夫誠者純一而未散者也牲孕則散矣故天子弗食而祭帝弗用也馬氏曰郊者所以事昊天上帝社稷者所以祀土穀之神天子之德比於天諸侯之德比於社稷故天子適諸侯諸侯腊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凡天下之物皆天之所生無物以稱其德故郊則以特天下之物皆天子之所有亦無物以稱其德故諸侯則腊之以犢社稷者土穀之神而諸侯為君守者也社稷以大牢則諸侯亦賜之大牢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為賓灌用鬯臭灌用臭也大饗尚腥祼脩而已矣

鄭氏曰此因上說以少為貴者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血腥爓祭用氣也大饗饗諸侯亦不饗味也孔氏曰殷三路猶質對次路故稱先路每加以兩故次路五就禮器非加兩之差故鄭知為誤也餘見禮器郊血以下因貴少更說不貴味也所進血腥亦如禮器說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此解郊血義血氣也夫孰食有味人道卑

近事天宜極敬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貴味故云貴氣臭也宗廟敬降於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又降於宗廟故用爓爓又稍近味諸侯爲賓灌用鬱鬯者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也故大行人云上公王禮再祼而酢侯伯王禮一祼而酢諸子諸男王禮一祼不酢鄭註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是也鬱鬯是臭故云灌用臭也此亦明貴氣之禮大饗尚腥侑者謂諸侯行朝饗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也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於時先薦腥侑於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故云尚腥侑而已此亦明不饗味之義也長樂陳氏曰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繁纓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殷之次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邪鄭氏以禮器七就爲誤是過論禮書又曰禮以全於天者爲尤厚近於天者爲差厚以近於人者爲差薄全於人者爲尤薄血者全於天者也腥者近於天者也爓者近於人者也孰者全於人者也郊與大饗常重於三獻之禮豈非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哉鬱鬯陽物也腥侑陰物也用陰物所以神之尚陽物所以明之而其所以不饗味一也夫大饗於神則王之事而大饗於賓則諸侯之事於神與賓皆謂之大饗者蓋謂之大所以極其禮謂之饗所以向之又曰明堂之禮事神也宗廟之禮明鬼也思神變化非饗不足以通之諸侯之朝爲之飲以醉其德設之食以重其禮亦謂之饗何邪蓋饗於陰則幽

明通而凡所謂饗神與鬼者皆所以通幽明者也饗於陽則上下通而凡所謂饗於人者皆所以通上下者也蓋明不通則幽不格上不通則下不懷此諸臣所以有饗合上帝五帝而饗謂之大合祖所自出而饗謂之大則凡稱饗帝饗先王者皆小也合諸侯而饗謂之大則凡稱饗者老孤子者皆小也

嚴陵方氏曰一獻孰則饗味矣味非不敬也特不若血腥爓之至爾經曰血腥爓祭用氣也以臭生於氣故此曰氣臭腶言捶肉如腶脩則以薑桂脩之諸侯爲賓即大饗之時天子饗諸侯於廟中然非君三重席之饗也鬱鬯可以養陽腶脩可以養陰養陽不以酒醴養陰不以犧牲則以所饗在臭而不在味故也

山陰陸氏曰郊血言祭大饗腥言饗大饗饗諸侯也據此篇凡言大饗皆饗諸侯郊血有腥貴血大饗腥有爓貴腥三獻爓有孰貴爓一獻有孰而已故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荀子曰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諸侯如此用祭禮也灌用鬯鬯亦祭禮也周官所謂禮再祼而酢當此節用大饗尚腶脩當饗禮九獻之節案諸侯初相見以鬯即大夫來聘禮之用醴聘禮曰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是也醴已而出若諸侯出則奏肆夏以送之自不應用陔夏也其奏陔夏在其後饗之日饗已而燕猶祭已而燕當是時雖奏陔夏可也故曰賓醉而出則奏陔夏且大饗尚腶脩言而已則大饗所尚在此其餘尚尚其泛也蓋祭有等級郊用陶匏性也大饗腶脩爲之事三獻爓一獻孰道學而已故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

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饗
就卑也

鄭氏曰言諸侯相饗獻酢禮敵也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
饗燕之以介爲賓賓爲尊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席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
賓賓主俱是諸侯皆設三重之席而受酢焉三重席是諸
侯禮而又稱君故知諸侯相饗下云降尊就卑之義是尊
卑不敵故鄭云獻酢禮敵也三獻之介謂諸侯遣卿來聘
卿禮三獻其副既是大夫與卿爲介謂之三獻之介此介
是大夫大夫席雖再重今爲介降一席秪合專席主君若
受此介之酢爵雖應合三重之席必徹去重席單席而受
降諸侯之尊以就介之卑故也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
獻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也大夫卿之總號賓爲尊敬

燕禮記文

長樂陳氏曰周官天子之席不過三重諸侯之席止於二
重則國君之席三重者是殷之制也蓋夏殷之文雖不及
於周之盛而禮之數有多於周之制則周於夏殷之席蓋
益其文而損其數耳

嚴陵方氏曰禮器言諸侯之席三重兩君相見則其體相
敵故其席如其數而不必增損焉至於他國之卿來聘而
大夫爲之介焉位雖臣也命則君也名雖介也禮則客也
其文雖殊其義則相敵故主君之受酢也降重席之尊而
不與之異就專席之卑而必與之同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
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

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鄭氏曰其義一也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禘當
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
孔氏曰此一節論饗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饗謂春饗孤
子禘謂春祭宗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食謂秋食耆老嘗
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無樂爲陰有樂爲陽此
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食養陰氣者此覆釋上文饗有
樂而食無樂之義以飲是清虛養陽氣故有樂食是體質
養陰氣故無樂饗禘在春爲陽食嘗在秋爲陰禘之與嘗
同是追慕饗之與食同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而食
嘗無樂重結之也不言饗禘略可知也飲養陽氣食養陰
氣覆釋上文也陽時爲饗則有樂故知凡聲皆陽也依禮
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禴

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爲禴此經所論謂夏殷禮也舉春
見夏舉秋見冬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
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
養老以饗禮則夏家養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
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脩而兼用
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
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春合舞秋合聲下
云養老之禮遂發咏焉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
橫渠張氏曰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周爲秋冬作記者
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長樂劉氏曰春夏陽氣發育萬物於地上故有樂秋冬陽
氣潛藏於地下故無樂順陰陽之義也陽主乎氣陰主乎
形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在人爲氣故飲以養之聲所以達

氣者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在人爲形故食以養之靜所以安形者也

長樂陳氏曰饗禘以飲爲主飲以天產而養陽氣故有樂食嘗以食爲主食以地產而養陰氣故無樂蓋饗禘以春食嘗以秋春爲陽秋爲陰陽則來而主長陰則往而主成故禘之有樂所以迎來嘗之無樂所以送往春饗孤子以助其長秋食耆老以順其成凡皆順陰陽而已此與祭義言春禘秋嘗同而王制祭統則言夏禘秋嘗蓋夏殷之禮不同也　又禮書曰晃而總干施於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頌言顧予烝嘗而有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小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鍾鼓既戒鼓鍾送尸則嘗有樂矣樂師饗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鍾鼓鍾師凡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樂

非殷周之制也　又曰先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教天下之孝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教天下之慈又況出身勠力而死於王事者在上有父祖在下有子孫棄而不養不足以報勞養不以禮不足以示勸故春饗孤子所以象陰之成而外饗酒正遺人司門掌其事令奏鍾鼓鍾師凡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樂

養老幼如東序之禮也　又樂書曰先王之交鬼神也非祭則祀其接賓客也非饗則食祭之以其物有養而親之之意所以致愛也祀之以其道有止而寧之之意所以致敬也饗以飲爲主有饗之之意亦所以致敬也食以食爲主有養之之意亦所以致愛也燕之爲禮雖與祭祀饗食不同要之亦不過致愛敬而已故文王鹿鳴之燕羣臣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意是致愛也待之以嘉賓之禮是致敬也然則祭祀饗食如之何不奏燕樂乎此言食嘗無樂非周制也　又曰祫禘皆陽義也莫盛於禘嘗烝皆陰義也莫盛於嘗春陽中也秋陰中也凡聲陽也凡味陰也故禘以饗先王饗以待孤子皆用樂焉所以象雷之發聲於春也嘗以饗先王食以待耆老皆不用樂焉所以象雷之收聲於秋也月令於仲春雷乃發聲言習樂於仲秋雷乃收聲而不及樂豈亦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之意

嚴陵方氏曰重言而食嘗無樂五字蓋衍文

延平周氏曰陰有體而無聲陽有聲而無體饗與禴以陽爲主飲陽也樂亦陽也故饗禴有樂食與嘗以食爲主食陰也故食嘗無樂飲以天産爲主所以養陽食以地産爲主所以養陰春爲陽中而用禴秋爲陰中而用嘗春饗孤子以助陽秋食耆老以助陰其義一也雖然考於商頌周官則食嘗未有不用樂者豈非夏之制歟

馬氏曰君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春禘所以達其悽愴之心秋嘗所以達其懷慕之心故春饗生者之陽氣而禘死者之陽氣則有樂有樂者所以順陽氣之出也秋食生者之陰氣而嘗死者之陰氣則無樂無樂者所以順陰氣之入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

陳氏曰陽作而有聲陰成而有味饗禘有樂用其聲也食嘗無樂用其味也禮之所用惟其物宜而有陰陽之義存焉饗禘以飲爲主食嘗以食爲主飲養陽氣爲養精也食養陰氣爲養形也養精者動之以聲此饗禘所以有樂養形者實之以味此食嘗所以無樂凡作而有聲無非出於陽也故曰凡聲陽也

山陰陸氏曰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此周禮也殷人尚聲雖食嘗猶有樂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舞殷禮也公食大夫無樂食禮也然則少牢饋食特牲饋食主嘗言之歟秋食者老月令所謂仲秋養老是也雖然春饗孤子者老亦饗焉秋食者老孤子亦食焉知然者周官酒正凡饗者老孤子皆共其酒又文王世子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及養老幼於東序知之也此一節言若繁複所謂其中必有美焉者也彼見形而不及理往往不察故君子記之如此使讀者盡心焉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鄭氏曰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鼎俎籩豆所法陰陽之事鼎俎以盛牲體牲體動物屬陽故其數奇籩豆兼有植物植物屬陰故其數偶籩豆所充實之物皆是水土所生品類非人所常食神道與人異故不敢用人之食味神以多大爲功故貴多品案聘禮牢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臇鼎九其數奇也又有陪鼎臐一也膷二也臐三也亦其數奇也正鼎九鼎別一俎俎亦九也又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其腸胃從羊五鼎五俎又

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二俎是鼎俎奇也

案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案禮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鄉飲酒義豆數是年齒相次非正豆也

長樂陳氏曰鼎俎之實以天産爲主而天産陽屬故其數奇籩豆之實以地産爲主而地産陰屬故其數偶不敢用褻味所以盡志貴多品所以盡物盡志所以交於神盡物所以交於明先儒以旦爲神其說是也

嚴陵方氏曰籩之實若菱芡之類豆之實若芹蒲之類所謂水之品也籩之實若棗栗之類豆之實若菁韭之類所謂土之品也水土之品非人常所食故曰不敢用褻味或水或土所取不一故曰貴多品

山陰陸氏曰俎載而生之鼎烹而孰之籩豆受成而已旦明蓋指祼獻之時至朝而踐則象朝時事親所進也於是始有籩豆之薦雖有籩豆然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是乃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灌用鬯臭祼用臭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交於神明之義言以朝事交於神明如此也交於旦明之義言以人事交於旦明如此也灌用鬯臭無籩豆之薦以言交於旦明之義故曰籩豆之實而已又曰不敢用褻味而已以言交於神明之義故曰籩豆之薦又曰不敢用常褻味也案籩人掌四籩之實自朝事而下則祼無籩豆之薦非特諸侯相朝雖祭亦爾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鄭氏曰賓朝聘者易和說也屢嘆美此禮也發德者以詩之義發明賓主之德鮑笙也得得其所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朝聘之賓及己之臣子有王事勞者設燕饗之禮奏樂之節饗禮既亡今約大射及燕禮解之案大射禮主人納賓是己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賓入不奏肆夏賓入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夏是也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註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此云賓入大門謂朝聘既畢受燕饗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樂主和易今奏此肆夏之樂者示主人和易嚴敬於賓也又案大射禮賓及庭奏肆夏乃升主人獻賓賓受爵啐酒拜告旨而樂闋賓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乃奏肆夏公飲卒爵而樂闋燕禮記云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

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是也此卒爵謂兼賓及主君也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若其饗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孔子見禮入門而縣興卒爵而樂闋屢數也數數歎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也酳而工升歌者案大射禮獻卿之後大夫媵觚於公所謂酳也公奠置此酳而未舉於時工升歌也或可饗時主君親酳賓賓初奠酳薦東於時即工升歌也大射與燕禮異燕禮歌鹿鳴合鄉樂凡合樂降於升歌一等王饗燕元臣升歌三夏三夏即頌合樂降一等即合大雅也元侯自相饗亦歌頌合大雅故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歌清廟是也侯伯子男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準約元侯則天子饗燕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合鄉樂燕禮是也其天子燕在朝臣子鄭詩譜云歌鹿鳴

合鄉樂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案鄉飲酒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奏訖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歌訖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間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此其所以異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解所以不升笙之義也歌是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上匏竹可賤故在堂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因賓主禮樂之事遂說禮樂之義陽天也天以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爲化是樂由陽來者也氣化謂五聲八音陰地也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爲教是禮由陰作者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也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若禮樂由於天地天地與之和合則萬物得其

所也

長樂劉氏曰入門而縣興乃奏肆夏之樂所以示天子同樂易之德降接於羣臣以將其敬也然則爲賓者乃其臣也當其禮樂之優隆宜何心以報上哉故天保之詩者下報上也此文王所以致多士而作周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者謂君能降禮下交於臣以竭其歡心臣能盡忠以荅於上以成其尊泰位天地育萬物由其禮樂行而陰陽順也此孔子所以屢歎之者周衰不及其盛也

長樂陳氏曰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者所謂示情者也眞酬而工升歌發德者所謂示德者也匏竹在下者所謂示事者也古之君子不能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此夫子所以屢歎之也然孔子之屢歎固不止於卒爵樂闋而已言卒爵樂闋而繼之以孔子屢歎者舉中以明上下

也然哀公問言入門而金作則不止於肆夏言升歌則止於清廟言下管則主於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於肆夏言升歌則不止於清廟言匏竹則不止於象何也蓋哀公所言者大饗之禮此則兼燕禮而言之是以詳略不同也

又樂書曰古者燕饗之賓情意未通歡好未接不必親相與言以禮相示而已故賓而饗之所以爲禮奏樂而樂之所以爲樂賓始入門則奏肆夏以示易敬之意既卒爵則奠酬升歌以發賓主之德卒爵則以進爲文而禮意有所不傳樂闋則以反爲文而樂意有所不喻是相與之誠言嘗不足於意而意嘗有餘於言故言之發有不足以盡意其聲至於嘆者豈言之不足故嗟嘆之謂歟孔子於饗賓之際卒爵而樂闋其嘆至於屢者蓋異乎觀止之歎豈一唱三歎之謂乎樂由天作其來自乎陽禮以地制其作自乎陰陰陽不和萬物不得禮樂不交賓主不釋是燕饗朝聘之設在禮樂不在陰陽然非陰陽吾無以見禮樂矣在賓主不在萬物然非萬物吾無以見賓主矣傳曰禮樂法而不說其法也可視而見可聞而知其不說必有天下至賾存焉非得意忘象烏足議此　又曰禮樂之始自陰陽出及其至也行乎陰陽陰陽者萬物之所聽而弗違者也故陰陽和而萬物得周官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蓋本於此

嚴陵方氏曰此言諸侯爲賓之禮也故曰賓入大門奏肆夏則所以迎賓而納之且能易則賓主之情不離能敬則賓主之情不流不離禮樂之道也夫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爵始卒而樂遂闋則能以反爲文矣此先王之微意也故孔子屢歎之且樂所以發明賓

主之德也卒爵則酬酢之禮畢而賓主之德已明矣樂之闋也不亦宜乎闋終也孔子於與蜡之事畢而歎者歎其禮之亡也於卒爵而樂闋亦嘆者歎其樂之深也於禮之亡則傷之而歎也於樂之深則美之而歎也主酌賓曰獻賓荅主曰酢主復荅賓曰酬奠酬謂奠置酬爵之時也夫禮成於三奠酬則禮成而賓主之得可知也故樂工升歌以發之蓋雖有其德非發之於聲音則無自而明故也升歌即仲尼燕居所謂升歌清廟示德是矣或言發或言示互相備也歌者在上故經每謂之下管鞉即等笙之類竹即篪笛之類以舜典考之堂上有琴瑟堂下有柷敔要之在上者以歌爲主在下者以鞉竹爲主樂由陽來禮由陰作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生成相濟其氣乃和和則萬物不失其性矣

馬氏曰易者和說之也和悅以敬則和而不流舉爵而樂興卒爵而樂闋示其樂而無荒也和而不流樂而無荒其禮樂如此則孔子及此未嘗不深嘉而屢歎之也歌者聲之發於口鞉竹者聲之寓於器寓於器者其聲粗發於口者其聲精故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樂由天作則樂者陽也故樂由陽來禮以地制則禮者陰也故禮由陰作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和而萬物得古之人言禮樂未嘗狥於一偏之說也

山陰陸氏曰饗始於入門而奏肆夏終於卒爵而樂闋其所以饗在此孔子所以屢歎也詩曰一朝饗之饗言朝則食象食時所進燕夕時也敬莫隆於朝至夕或怠矣故先王制禮饗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豈特兵也哉凡樂三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

一也賓飲畢樂闋二也主人受酢飲畢樂闋三也箕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所謂德發揚詔萬物者此歟故孔子屢歎在彼不在此故曰德產之致也精微升歌蓋清廟之詩萬物得言得由其道得其極高大各得其宜是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蓋以此講義曰樂所以道天下之和有得乎氣之温厚故曰由陽而來禮所以明天下之分有得乎氣之嚴凝故曰由陰而作

延平周氏曰禮樂之始雖由於陰陽及其妙也則能統陰陽育萬物故曰陰陽和而萬物得周官曰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其此之謂乎